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卷六

詳校官編修臣 汪鏞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六

起庚申漢宣帝神爵元年盡庚子漢成帝陽朔四年凡四十一年

庚申神爵元年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畤三月如河東祠后土遣諫大夫王襃求金馬碧雞之神質實后土廟注見武帝元鼎四年

上頗修武帝故事謹齋祀之禮以方士言增置神祠聞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遣襃持節求之初上聞襃有俊才名見使為聖主得賢臣頌其辭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

用力少而就効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及王良執靶韓哀附輿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人馬相得也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熯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所以易海內也故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及其遇明君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烈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唫蜉蝤出以陰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彰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宏功業俊士必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一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

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化溢四表横被無窮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絶俗離世哉上頗好神僊故褒對及之後京兆尹張敞亦勸上斥遠方士游心帝王之術由是悉罷尚方待詔

集覽

神爵元年前年神爵集長樂宮今故改元神爵神爵大如鷃爵色有五采金馬碧雞之神顔師古曰金形如馬碧形似雞其神祠在益州金馬坊杜甫詩時出碧雞坊西郊向草堂下將注見唐玄宗天寶六載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王良趙靶靶轡也王良即郵無恤又曰郵良春秋晉之善御者注見陳宣帝大建五年王良之用轡韓哀附輿文選注韓哀亦古之善御者附以輔其車輿未詳根據尚當考之八極淮南子曰八紘之外有八極東北曰工山之極東曰東極之山東南曰皮母之極南曰南極之山西南曰編駒之極西曰西極之山西北曰不周之極北曰北極之山

絺綌葛布也精曰絺粗曰綌貂貂狐貂鼠屬而大黃黑色出于零國以皮為裘故曰貂裘狐妖獸記王藻篇君衣狐白裘謂集狐腋之白毛為裘美而難得者太史公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蟋蟀趹秋唫喻賢人待明君而仕也詩傳曰蟋蟀似蝗而小一名促織九月在堂故曰趹秋唫蜉蝤出以陰蝤通作蝣詩傳曰蜉蝣似蛣蜣爾雅翼云蜉蝣出有時故曰出以陰休徵美行之驗也書洪範曰休徵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彭祖姓籛名鏗堯舜時人至殷商之時已七百餘歲王以為大夫稱疾不與政喬松注見昭帝元平元年

質賁

益州注見後主建興三年王褒蜀人

書法

書遣諫大夫何病帝也雖病帝也亦病褒也帝遣之則於褒乎何病以方士言增置神祠帝之惑也而諫大夫何職焉不能諫則亦已矣而又為之持節求之以是為不職故病之也然則趙

使藺相如非事則削其官此則曷為以諫大夫書
書諫大夫所以見遣者行者之胥失也自帝立此
祠至建始二年而一罷永始三年而後
復並成帝世主之卓然不惑者鮮矣

發明　祠祀神僊武帝之過舉也孝宣中興胡為踵
而行之然郊泰畤祠后土猶有可諉者至遣
諫大夫而求金馬碧雞之神則求
非所求失尤甚矣故顯書以譏之

諫大夫王吉謝病歸

上頗脩飾宮室車服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諫大夫王
吉上疏曰陛下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
然若更生臣伏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
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
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也其務在於期
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宣德

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故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故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願陛下述舊禮明王制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世俗聘妻送女無節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誅利不畏死亡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皐陶伊尹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無益於民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彫瑑商不通侈靡非工商獨賢政教使之然

也上以其言為迂闊吉遂謝病歸

集覽 期會簿書期會猶言程限簿書即簿籍文書俗何以不若成康史記周紀成康之際俗有士君子之行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壽何以不若高宗通鑑外紀武丁殷之賢王也號為高宗在位五十有九年而崩注不具壽年俗吏得任子弟任保也以父兄保任為官也不能自拔於流俗故云俗吏

正誤 俗吏得任子弟今按保任之任平聲任子弟之任去聲用之也以父兄為官而任用其子弟也

質實 一統志云王吉琅琊皋虞人

書法 以病免實也謝病歸託也書諫大夫謝病歸病帝也綱目書謝病歸一而已宣帝之世書諫大夫三夏侯勝王褒王吉一非所使一謝病歸當時之設是官也亦具文矣

發明 謝病固有之矣然以諫大夫而去國則人主好言之意為可知前書遣諫大夫求碧雞之

神已失其職此書諫大夫謝病歸則其為中興之累多矣

先零羌楊玉叛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之

義渠安國至羌中名先零諸豪尤桀黠者斬之縱兵擊斬千餘級於是羌侯楊玉等怨怒背畔攻城邑殺長吏安國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引還以聞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上問度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大發兵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

集覽　車重重亦車也所以裝載者踰度踰與逾同度計料也

質實　先零西羌種名注見元康四年金城郡名注見武帝元狩二年

六月有星孛于東方。秋七月充國引兵擊叛羌叛羌多降詔復遣將軍辛武賢等將兵擊之尋詔罷兵留充國屯田湟中

六月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度河恐為虜所遮夜遣三校銜枚先度營陳畢乃盡度虜數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倦不可馳逐而此皆驍騎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無虜乃引兵進召諸校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西至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初罕幵豪靡富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

反後數日果反都尉即留雕庫為質充國以為無罪
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能
相捕斬除罪賜錢有差充國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
刼畧者鮮散虜謀徼其疲劇乃擊之時內郡兵屯邊
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以七月上旬
齎三十日糧分兵出擊罕开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冬
復擊之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以為一馬自負
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
以追逐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
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
非至計也先零首為畔逆他種刼畧故臣愚策欲捐
罕开闇昧之過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
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
保勝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
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
拜許延壽彊弩將軍武賢破羌將軍嘉納其策以書

敕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至冬虜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今詔武賢等以七月擊罕羌將軍其引兵並進充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不誅罕以解其謀臣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為寇罕羌未有犯乃釋有罪誅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為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以逸待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欲叛故與罕开解仇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今虜馬肥食足擊之恐不能傷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迫脅諸小種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慮由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不服涉正月擊

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七月璽書報從充國計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度湟水道阸陿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速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虜溺死者數百降斬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輛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及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上詔武賢等以十二月與充國合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其子卬使客諫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

國所上諸斷機宜矣悃不恤利致萬全古之悉心謀有出其右杖以將畧

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克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策羌人致敢為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糧穀茭藁調度甚廣難久不解繇役不息恐生他變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在水次臣願罷騎兵留步兵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

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兵之善者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

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罕幵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采擇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殺畧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畔

還者不絕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
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
千五百餘里乘塞列地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大衆
攻之而不能害今騎兵雖罷虜見屯田之士精兵萬
人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
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
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
之策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
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
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
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
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
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更
發也臣愚以為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
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
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

主社稷之福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武賢延壽數言當擊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降斬各數千人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

集覽 三校校者營壘之稱故謂軍之一部為一校守杜四望阨中守防杜絕也四望地名也山峭而夾水曰阨罕幵豪罕俗作罕幵音牽皆西羌種漢武滅之置罕幵縣屬天水郡罕豪名靡忘幵豪名雕庫徼其疲劇乃擊之武帝元朔六年徼極而取之即此戰瘃瘃音軍手足凍裂也瘃株玉反中寒瘇瘃也至先零在所先零之俗行國隨畜牧移徙故曰至其在所便文自營顏師古曰苟取文墨之便而自為營衛也即利與病即則也利病猶言利害繡衣百官表御史長史侍

御史有繡衣直指出討姦猾治大獄注衣以繡者尊寵之也耿中丞司農中丞耿壽昌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記經解引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東方朔傳化民對引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案今易中無此語顔師古曰易象之别記也陳邈齋閲覧曰歐陽永叔作傳易圖序云予讀經解至引易曰差若毫釐繆以千里之句恠今易無此文疑易非完書且經解所引及見王充論衡注乃易緯文永叔於易經求之誤矣則又與顔説小異廟勝之筭後書耿弇傳淮陰審料成勢則知高祖之廟勝矣注謀兵於廟而勝敵也公羊傳襄十九年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注引老子云將軍有廟勝之筞者謂未行時先謀於廟授之斧鉞令有勝功授之斧鉞之後明即自專之義裁其可否故是其宜也臨羌地理志金城有臨羌縣浩亹金城有浩亹縣孟康曰浩亹音合門水出西塞外東至允吾入湟水顔師古

曰浩亹音誥門浩水名亹者水流峽山間兩岸深若門焉今俗呼閤門河蓋疾言訛傳耳氷觧湑下觧舉蟹反判也湑下以水運材木而下也鮮水鮮音僊山海經云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徐吾案徐吾水在朔方郡北田事出賦人二十晦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者班與之也各千就草各發一千騎就草畜收並田作並猶言俱也離霜露離與罹同遭也左傳襄二十八年跋涉山川蒙犯霜露注蒙犯嚴霜宿露之氣也瘃墮因寒瘃而墮落其指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孔子家語王言觧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則必還師社席之上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萬民懷其惠此之謂折衝千里之外誅其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則民悅矣此之謂還師社席之上貶重貶損威重也媮得媮與偷通苟且也中郎將印印名也充國子質一統志云辛武賢臨羌湟水注見宣帝元康四年浩

盬本河名在臨洮府金縣南二十里一名閤門河源出馬寒山峽中流經縣東入黄河漢義渠安國將騎備羌築城于此因名浩亹城鮮水在陜西行都指揮使司城西北四十里源出擺通川經祁連山西出台黎山北一名合黎水流入亦集乃界金城郡注見武帝元朔二年湟中注見元康四年

書法 書屯田始此終綱目書屯田十一是年元帝初元元年順帝永建六年獻帝建安元年十四年後主建興四年十二年延熙四年梁辛酉年陳庚辰年唐高祖武德六年書營田一唐憲宗元和七年書罷屯田二安帝永初元年書魏甲申年書罷營田一五代壬子年鄭吉田車師不書屯不與焉

以張敞為京兆尹

初敞為山陽太守時膠東盜賊起敞自請治之拜膠東相明設購賞傳相斬捕國中遂平王太后數出游獵敞諫曰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母今以田獵縱欲為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太后乃不復出京兆自趙廣漢誅後更黃霸等數人不稱職長安多盜上以問敞敞以為可禁乃以為京兆尹敞求得偷盜酋長數人白見責問令致諸偷以自贖一日得數百人窮治行法由是市無偷盜敞賞罰分明而時時越法有所縱舍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不純用誅罰以此能自全朝廷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會西羌兵起敞以羌虜雖破民無餘積請令有罪者入穀邊郡贖罪蕭望之等議以為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不勝好義也桀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不勝好利也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令民以粟贖罪是貧富異刑而法

不一也貧人父兄囚執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以赴財利以求救之一人得生十人以喪政教一傾恐不可復古者藏賦於民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有邊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百姓莫以為非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饑寒夭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天漢四年嘗使死罪入錢減罪一等豪彊請奪至為盜賊吏不能禁故曰不便時亦以轉輸畧足相給遂不施敞議

集覽 金布令甲顏師古曰金布者令之篇名其上有府庫金錢布帛事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甲者前帝第一令也離饑寒離與罹同

質實 山陽郡名注見成帝河平二年膠東國名注見

景帝

三年

辛酉

二年春二月鳳皇甘露降集京師赦

書法於是書罽皇四而書赦者三矣書甘露始此綱目書甘露降二是年光武中元元年

○夏五月趙充國振旅而還秋羌斬楊玉以降置金城屬國以處之

趙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除斬降溺饑死定計遺脫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曰衆人皆以破羌彊弩出擊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埶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如此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充國復為後將軍秋羌若零等共斬楊玉首帥四千餘人降初

置金城屬國**集覽**定計遺脫計度其所遺得脫之人以處降羌靡忘等自詭必得靡忘羌豪名詭責也自以為憂責言此四千人必可得歸漢振旅杜預曰振整旅衆也出曰治兵甲者在前尊者在後入曰振旅尊者在前甲者在後穀梁傳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釋云治兵振旅皆云習戰者周禮仲秋教治兵仲春教振旅出入幼賤雖殊同是教戰之法也又一說注見晉愍帝建興四年所善浩星賜浩星複姓也名賜與充國相厚善破羌破羌將軍辛武賢彊弩彊弩將軍許延壽即見句絕謂朝見時不以餘命言不惜餘殘之命

卒死是一句卒讀曰猝忽也

書法書軍還多矣未有書振旅而還者書振旅而還特筆也其特筆何嘉全師也先零之叛罕羌助之武賢請先擊罕羌充國則請降以威信先零既走充國徐行驅之降者既多然後請罷騎兵

屯田以待其敝凡三上奏卒得所請及是還師不亡一鏃而靡忘竟斬楊玉以降真所謂萬全之師矣特書振旅而還所以深嘉充國也終綱目一書而已矣

發明 前書罷兵屯田此書振旅而還則見西羌之平非窮追極討之功明矣充國之為將如此非老成厚重者能之乎

秋九月司隸校尉蓋寬饒自剄北闕下

初寬饒為衛司馬故事衛司馬見衛尉拜謁常為衛官繇使市買寬饒案舊令揖官屬不受私使躬行士卒廬舍視其起居飲食病者撫循臨問甚有恩及歲代數千人請復留一年以報寬饒厚德上嘉之擢司隸校尉寬饒剛直公清刺舉無所避然深刻好刺譏數犯上意時方用刑法任中書官寬饒奏封事曰方

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名以法律為詩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上以為寬饒怨謗下其書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旨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上書訟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竟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庶莫不憐之

集覽蓋寬饒蓋姓也廣韻注古盍反字書作鄐案舊令揖句絕案據舊時律令止揖而不拜刺舉刺七賜反訊也舉劾也禮秋官司刺注刺殺也三訊罪定則殺之任中書官本作任中書宦官故下文云以刑餘為周名以刑餘為周名宦官刀鋸之餘也今以宦官居周公之位故云記曲禮刑人不在君側

易傳易周易也傳解說經義者孔頴達曰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執金吾注見武帝太初元年又一說注見光武建武十二年許史許廣漢史高皆有外戚之恩金張金日磾張安世皆託在近狎多汎少與仇怨與黨質實蓋寛饒魏郡人鄭昌泰山剛人也

書法於是上下寛饒吏寛饒自剄其不書下之吏何甚寛饒也曷為甚之寛饒謂刑餘為周召可也而語及官天下則非所宜言矣若是而自殺焉罪不專在上也故趙韓楊皆書殺而寛饒書自剄綱目之權衡審矣

匈奴虛閭權渠單于死握衍朐鞮單于立日逐王先賢撣來降以鄭吉為西域都護

匈奴虛閭權渠單于始立黜顓渠閼氏顓渠閼氏即與右賢王屠耆堂私通單于死閼氏立右賢王為握衍朐鞮單于虛閭權渠子稽侯𤣱既不得立亡歸妻父烏禪幕日逐王先賢撣素與握衍朐鞮有隙即率其衆降漢使人至渠黎與鄭吉相聞吉發諸國五萬人迎之將詣京師吉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於是中西域而立幕府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餘里督察烏孫康居等三十六國動靜有變以聞漢之號令班西域矣

集覽 屠耆堂右賢王之名也屠耆注見隋煬帝大業三年握衍朐鞮單于之號即名屠耆堂者朐音劬鞮丁奚反稽侯𤣱後為呼韓邪單于也稽古奚反𤣱音刪烏禪幕西域小國禪音蟬日逐王史炤曰即如休屠王渾邪王之稱先賢撣日逐王名撣音纏中西域而立幕府正義曰中竹仲反幕府注見秦王政三年莫府

正誤 中西域而立幕府今按中如字孟子

中國而授孟子室朱子註當國之中也又中天下而立 質實 烏孫西域國名注見武帝元狩元年

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狂王泥靡立

初翁歸靡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復尚主詔下其議蕭望之以為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天子重絕故業許之使常惠送公主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泥靡自立惠上書願留少主燉煌自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為烏孫持兩端無堅約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天子從之 集覽 重絕故業重難也業事也已然曰業故業謂先嘗以公主嫁烏孫今難絕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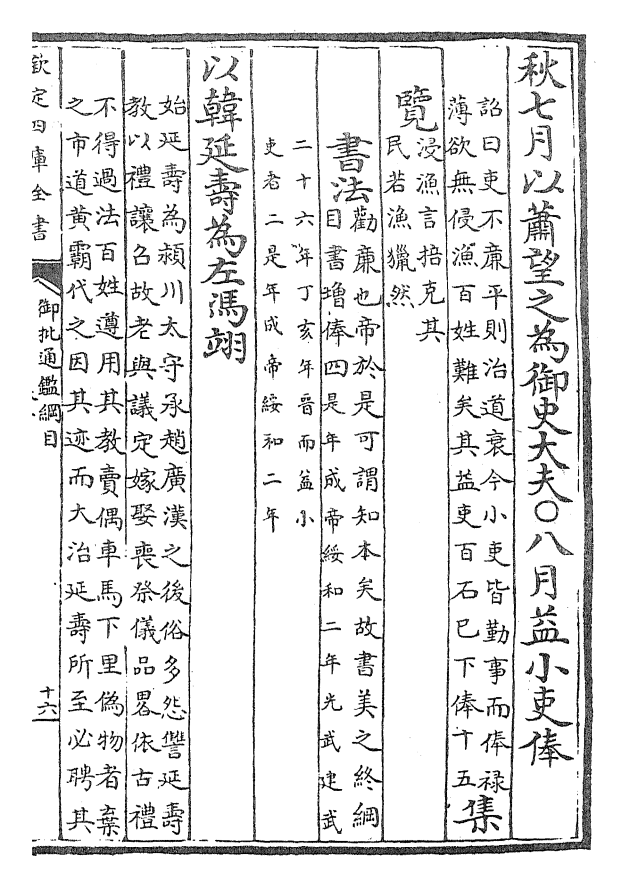
壬戌 三年春三月丞相高平侯魏相卒

質實 高平縣名注見光武帝建

武元年
安定郡
謚曰
憲

夏四月以丙吉為丞相

吉工寛大好禮讓掾吏有罪輙與長休告務掩過揚
善終無所案曰以公府而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
人因以為故事嘗出逢羣闘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
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失問吉曰民闘京兆所當禁
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熱恐牛近行
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人以
為知大體
集覽
長休告休沐注見昭帝始元四年賜告注
見武帝建元六年方春未可熱本傳作方
春少陽用事未可
大熱用暑用因也



秋七月以蕭望之為御史大夫〇八月益小吏俸

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

集覽浸漁言掊克其民若漁獵然

書法勸廉也帝於是可謂知本矣故書美之終綱目書增俸四是年成帝綏和二年光武建武二十六年丁亥年晉而益小吏者二是年成帝綏和二年

以韓延壽為左馮翊

始延壽為頴川太守承趙廣漢之後俗多怨讐延壽教以禮讓名故老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畧依古禮不得過法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黄霸代之因其迹而大治延壽所至必聘其

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諍表孝弟有行脩治學
宮春秋鄉射陳鍾鼓管絃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
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
其日以期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又置正五長
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
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
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
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或自刺
死為東郡太守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由是入為
馮翊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
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
訟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
退是日移病入卧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
丞以下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
兩兄弟深自悔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
爭郡中歙然傳相敕厲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

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集覽】賣偶車馬下里僞物偶車馬者喪祭所用之儀也下里僞物者下賤鄉里假僞之物也賣此等者皆自以無用而棄之市道也案史記漢武帝本紀以木耦馬代駒索隱曰耦一作偶音寓孟康曰寓寄龍形於木姚察云寓假也以言假木龍馬一駟非寄寓龍馬形於木也春秋鄉射漢官儀曰春三月秋九月習鄉射禮皆使太學生詳見禮記射義都試顏師古曰總閱試習武備也期會顏師古曰猶言程限移病注見昭帝元鳳元年移病卧傳相傳音轉下同歛然歛許及反歛氣也【質實】東郡注見光武建武八年高陵縣名注見周赧王四十九年肉袒注見平帝本始二年

癸亥 四年春二月赦

亦以鳳皇甘露降集京師也

夏四月賜潁川太守黄霸爵關内侯

霸在郡八年政事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於是賜爵關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

集覽秩中二千石注見地節

質實潁川郡名注見三年

靈帝中平元年

冬十月鳳凰集杜陵

質實杜陵注見本始三年

○河南太守嚴延年棄市

延年陰鷙酷烈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延年素輕黄霸見其以鳳皇被褒賞

心內不服郡界有蝗府丞義出行蝗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義恐見中傷乃上書言延年罪因自殺以明不欺事下按驗得其怨望誹謗數事坐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因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集覽 陰鷙酷烈鷙脂利反擊也凡鳥之勇獸之猛皆曰鷙荀子曰其使民也酷烈注刑罰嚴酷也會論府上論音倫議法也會集諸因於府而論殺屠伯言殺人如屠兒之殺獸也伯猶言長府丞義義府丞之名也失其姓行蝗行下孟反巡行捕蝗也中傷中竹仲反陰中害之也報因論因曰報說文云當罪人也顧乘顧反乘因也

質實 東海郡名注見秦二世二年

甲子

五鳳元年秋匈奴亂五單于爭立

匈奴握衍朐鞮單于暴虐好殺伐國中不附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𤚩為呼韓邪單于發兵西擊握衍朐鞮握衍朐鞮敗走自殺其民衆盡降呼韓邪握衍朐鞮弟右賢王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襲呼韓邪呼韓邪敗走於是呼揭王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自立為車犂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為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擊車犂烏藉皆敗走之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併力尊輔車犂屠耆西擊車犂又敗走之漢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蕭望之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其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請求和親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灾也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弔問輔其微

弱救其灾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䝉集恩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覽呼韓邪邪音耶又時遮反右奥鞬奥音郁鞬居言反晉士匄帥師侵齊士匄春秋晉卿范文子士燮之子也是為宣子匄古害反事在襄十九年

冬十二月朔日食○殺左馮翊韓延壽

韓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之聞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案之延壽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者得其試騎士日車服侍衛奢僭逾制等數事延壽竟坐狡猾不道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使掾吏分謝送者百姓

莫不流涕集覽廩犧內史屬官有廩犧令丞尉廩主藏穀犧主養牲所以供祭祀

乙丑二年秋八月左遷蕭望之為太子太傅

丞相丙吉年老上重之望之嘗奏言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其意輕吉會司直奏望之遇丞相禮節倨慢又使吏私買賣有所附益請逮捕繫治詔左遷為太子太傅集覽有所附益漢書音義曰謂背正法而厚於私家也

書法左傳之辭三左遷其為其官無罪之辭也其人以罪左遷有罪之辭也其人左遷薄乎云爾之辭也

匈奴呼韓邪單于擊殺屠耆單于呼屠吾斯自立為郅

支單于

呼韓邪襲屠耆屯兵屠耆自將擊之兵敗自殺車犂亦東降呼韓邪呼韓邪復都單于庭然衆裁數萬其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

免光祿勳平通侯楊惲為庶人

惲廉潔無私為中郎將故事令郎出錢乃得出沐名曰山郎惲罷之休沐皆以法令從事有過輒奏免薦其有行能者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由是擢為諸吏光祿勳惲輕財好義殿中稱其公平然伐其行能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由是多怨與太僕戴長樂相失長樂上書告惲以主上為戲語尤悖逆事下廷尉廷尉定國奏惲怨望為訞惡言大逆不道詔免為庶人

集覽 山郎 郎官名注見武帝元朔三年此云山

者財用之所出故名云耳

質實 楊惲華陰人敞之子

書法 免例有三凡書某免者可免者也著所坐者有罪者也書免某官下某獄免徵下獄免皆無罪者也

丙寅 **三年春正月丞相博陽侯丙吉卒**

吉病上臨問以誰可以自代者吉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薨謚曰定後三人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班固曰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衆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乎哉

質實 陳萬年沛郡相人

發明魏丙之卒皆書爵與景武以來他相不同者所以表其賢也

二月以黄霸爲丞相

霸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舍鶡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雀議欲以聞張敞奏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爲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孝子貞婦者爲一輩先上殿不爲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爲之也長史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史多知鶡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問上計長史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臣敞非敢毁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史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爲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偽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爲

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史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法令檢式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天子嘉納名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霸甚慙時史高以外屬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高帷幄近臣朕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為首

集覽

鶡雀漢書注顔師古曰鶡音芬本作鳻雀大而色青出羌中今俗謂鶡鳻者是耕者讓畔五帝本紀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正義曰韓子

歷云農相侵掠舜往耕期年耕者皆讓畔也為一革先上殿有以上文四事對者別自作一等先升殿也指歸句絶猶言旨趣也澆淳散樸澆堅堯反薄也酒不雜為淳以水澆之則味漓薄也樸匹角反木質也割之則散先天下先去聲凡出於人擾先為之曰先下先行同軼於京師軼與溢通滿也

正誤 丞相指歸舍法令今按指字句絶歸字屬下句謂長史守丞歸其郡國也澆淳散樸今按此但言風俗淳厚者澆薄質朴者鮮散鮮音蟹偽聲軼於京師今按軼超過也

三月減天下口錢考異

據昭帝元平元年書減口賦錢此條口字下漏賦字

書法 自高帝始立口賦法人六十三十一年至昭帝減口賦錢什三元平元年於是又減民賦

益輕矣六十本或作二十

○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質賓西河郡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北地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丁卯四年春匈奴呼韓邪單于稱臣遣弟入侍減戍卒什二

○糴三輔近郡穀供京師初置常平倉

自元康以來比年豐稔穀石五錢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豐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供京師可省漕卒過半又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書法志恤民也書常平倉始此終綱目書置常平三是年齊丙子年魏隋仁壽四年書修一唐

玄宗開元二年書罷二元帝初元五年唐代宗
大歷五年罷歸宰相書義倉者一陳乙巳年隋

夏四月朔日食○殺故平通侯楊惲

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其友人孫會宗與惲書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子有材能少顯朝廷一朝以晻昧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書曰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當為農夫以沒世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褎低卬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又惲兄子譚謂惲曰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譚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或上書告惲驕奢不悔

過日食之咎此八所致章下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腰斬妻子徙酒泉諸在位與惲厚善者皆免官司馬公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為丞相于定國為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惜哉其為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寛饒惲之剛直雖有死罪猶將宥之況罪不足以死乎楊子以韓馮翊之愬蕭為臣之自失夫所以使延壽犯上者望之激之也上不之察而延壽獨蒙其辜不亦甚哉

集覽 晻昧晻與闇暗通伏臘歷忌釋云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立秋金代火而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蓋庚屬金也陰陽書言從夏至後第三庚為初伏第四庚為中伏立秋後初庚為末伏故曰三伏顏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起廹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為藏伏因名伏日索隱曰周時無伏秦德公始作伏祠臘注見

平帝元始五年酒後耳熱言酒力酣暢也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昔日遊處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忽然不自知其樂又杜甫詩酒酣耳熱忘頭白要皆本惲之語呼烏烏李斯上書云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烏烏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是闕中舊有此曲田彼南山山高而在陽人君之象蕪穢不治喻朝廷荒亂也治平聲種一頃豆喻百官也豆者真實之物當在倉囷落而為萁萁豆莖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楚昭王奉金幣聘孔子孔子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為基賢人竄兮將待時蓋司隸司隸校尉蓋寬饒韓馮翊之愬蕭愬告也馮翊太守韓延壽案校蕭望之在馮翊時放散廩犧官錢事在元年

書法 惲免為庶人矣書故平通侯何廢不以罪也而殺之甚矣

發明 趙蓋韓楊之死人心不服論者固已詳矣今以綱目觀之廣漢延壽書殺寬饒書自剄皆

不去其官猶曰當任職之時云爾至於楊惲已免為庶人久矣然且書曰故平通侯則免不以罪不予其免為可知免猶不予而況於殺之乎此宣帝之所以雜霸

匈奴郅支單于攻呼韓邪單于走之遂都單于庭

書法　夷也書所都何郅支強也及韓邪朝漢而郅支西徙去單于庭至七千里則事漢之効矣是故都單于庭書徙居堅昆書所以勸即華也

戊辰　甘露元年春免京兆尹張敞官復以為冀州刺史

楊惲之誅公卿奏敞惲之黨友不宜處位上惜敞材獨寢其奏不下敞使掾絮舜按事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按事敞聞即收舜繫獄驗治竟致其死事會立春行寃獄使者出舜家載尸自言使者

奏敞賊殺不辜上欲令敞得自便即先下前奏免為庶人敞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使使者即家名敞妻子皆泣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詣公車上引見拜冀州刺史到部盜賊屏息

集覽 掾舜絜舜姓名賊捕掾也姓死注絜尼據反五日京兆耳言不久當去京兆尹事會立春行究獄使者出會適遇也行去聲案行也言此事適遇使者出使者部刺史也律立春後不行刑故遣使者案行究獄枹鼓數起枹音桴擊鼓杖也擊鼓所以警衆數頻也數起者言偷盜之多也裝隨使者詣公車本作即裝謂即便裝嚴治行李也公車令注見文帝三年

正誤 掾絜舜今按漢書註絜女居切又音如竟致其死事會立春行究獄使者出今按事字當屬上句漢書張敞傳云云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告舜曰

五日京兆竟何如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寃獄使者出云云與上文竟致其死事一句隔越不屬

質實

冀州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國

書法

復以為之例有四有改過之辭有貳過之辭有不能令之辭有因仍之辭書曰免張敞官復以為冀州刺史改過之辭也詳文帝十四年

以韋玄成為淮陽中尉

皇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上次子淮陽憲王欽好法律聰達有材王母張倢伃尤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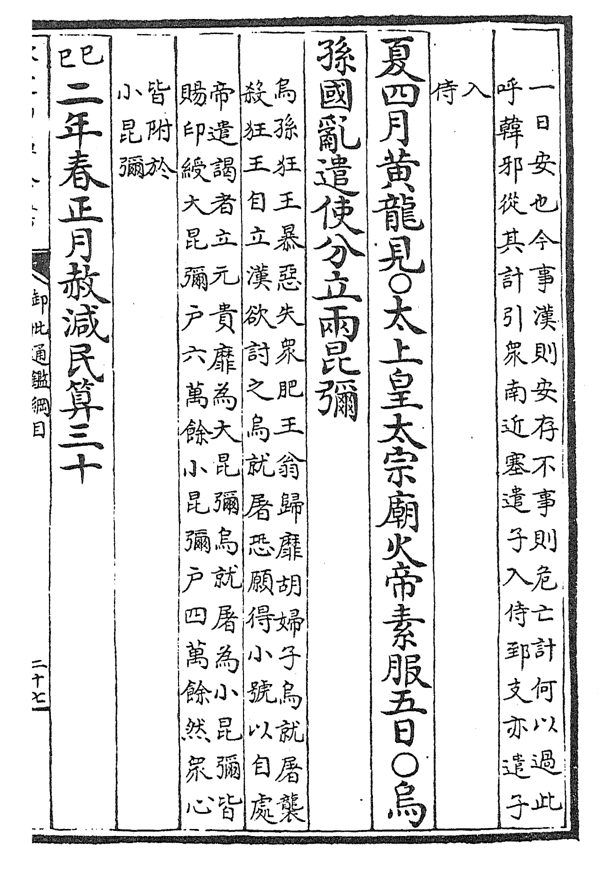
上由是疏太子而愛憲王數嗟嘆憲王曰眞我子也常欲立之然因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弒死故弗忍也久之上拜韋玄成為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於兄欲以感喻憲王由是太子遂安司馬公曰王霸無異道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顧名位有尊卑功業有巨細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漢之所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為非先王之道不可復行於後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誠不足與為治也獨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孝宣謂太子懦而不立闇於治體必亂我家則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豈不過矣哉殆非所以訓示子孫垂法將來者也胡氏曰帝王之德莫不本於格物致知以誠其意正心修身以齊其家若夫正朝廷正百官以正萬民則自是而推之耳内外本末精粗先後非有殊致也若夫五霸則異是矣其果有格物致知之學乎其意

果誠心果正身果修而家果齊乎其所以行之者果與唐虞夏后商周之教化類乎以是考之王道霸術正猶美玉碔砆之不可同年而語也司馬氏譏宣帝言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是美而謂王霸無異道不亦誤乎

集覽 上少依許氏少去聲微時娶許廣漢女因依倚廣漢兄弟　碔砆讀與武夫同謂石之次玉者

匈奴兩單于皆遣子入侍

匈奴左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求助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馬上戰鬬為國故有威名於百蠻且戰死壯士所有今兄弟爭國不在弟則在兄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為諸國所笑左伊秩訾曰不然強弱有時今漢方盛匈奴日削雖屈強於此未嘗



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入侍郅支亦遣子入侍

夏四月黃龍見○太上皇太宗廟火帝素服五日○烏孫國亂遣使分立兩昆彌

烏孫狂王暴惡失衆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襲殺狂王自立漢欲討之烏就屠恐願得小號以自處帝遣謁者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皆賜印綬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然衆心皆附於小昆彌

己巳 二年春正月赦減民算三十

書法自漢初始為算賦人百二十其後又有口錢口錢嘗再減矣昭帝元平元年五鳳三年而算賦仍舊帝於是減其四分之一至成帝而又減算四十民力益寬矣建始二年

○珠厓郡反夏四月遣兵擊之質實珠厓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

營平侯趙充國卒

先是充國以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薨謚曰壯

匈奴款塞請朝

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三年正月詔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聖王之制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單于朝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蕭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

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亨不為畔臣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詔曰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德不能弘覆其以容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荀悅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遼遠人迹介絕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望之之議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

集覽 款五原塞應劭曰款叩也叩塞門來服從也如淳曰款寬也請除去守塞之入自保其不為寇害也五原塞注見武帝太初三年願奉國珍奉父勇反獻也國珍其國中所產珍寶朝三年正月會明年正旦朝賀羈縻之誼應劭漢官儀曰羈縻云者言不限以政教號令而

聽其自制也要荒之君禹貢蔡氏傳曰要荒皆夷狄也要服去王畿已遠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而已荒服去王畿益遠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孫奭示兒編曰陸氏音要一遥反非是

庚午 三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還居幕南塞下

上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賜以冠帶衣裳金璽盭綬玉具劍佩弓矢棨戟安車鞍馬金錢衣被錦繡穀帛絮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上還登長平坂詔單于毋謁其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長安置酒建章宮饗賜之二月遣歸國發邊郡士馬送出塞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給之單于請居光禄塞下有急保受降城自是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者咸尊漢矣

集覽 盭綬盭通作綟草名以染綬亦諸侯王之制晉

官品令曰三公緑綟綬玉具劍佩七制作玉具鐔衛佩刀觧云標首鐔衛盡用玉為之鐔音淫劍口旁橫出者也衛劍鼻也佩刀所佩之刀也棨戟戟有衣曰棨漢制假棨戟以代斧鉞崔豹古今注曰棨戟前驅之器也以木為之以赤黒繒為衣又戟注見周顯王三十一年長平坂前書音義曰在涇水上夾道陳夾道之兩旁陳列光禄塞初武帝使光禄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為塞因名光禄

質實

一統志云長平坂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南五十里漢武上甘泉經此有蟲盤而覆地色如生肝頭目口鼻皆具問於東方朔對曰此必秦故獄處始皇拘殺無辜憤氣所生按地圖果然問何以去之曰積憂者得酒而忘以酒灑之遂消光禄塞即五原城也在延安府神木縣漢書光禄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築城列障至盧朐山即舊銀城廢縣北光禄塞是也受降城注見唐中宗景龍二年安息

西域國名注見武帝元鼎二年

書法 匈奴自秦始皇三十二年始見於綱目漢文帝三年始書單于至宣帝五鳳四年始書稱臣今年始書來朝於是百六十五年矣信哉無百年之運也自是終西漢之世書單于來朝四（是年黃龍元年元帝竟寧元年哀帝元壽二年）

畫功臣於麒麟閣

上以四裔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

質實 一統志云麒麟閣在西安府城内漢未央宮之左乃蕭何所造以藏秘書宣帝圖畫

功臣於此

書法何以書錄功臣也終綱目書畫功臣三是年明帝永平三年唐太宗貞觀十七年鴻都文學靈帝光和六年十八學士唐高祖武德四年則不復書之矣

鳳凰集新蔡質實一統志云新蔡古呂國之邑名春秋時蔡平侯徙都此故曰新蔡漢置新蔡縣屬汝南郡晉屬汝陰郡劉宋屬新蔡郡南齊置北新蔡郡東魏置蔡州北齊為廣寧郡隋初為舒州及廣寧縣尋改汝北縣大業初州廢縣復舊名唐屬蔡州宋因之金屬息州元省入息州國朝初復置縣改屬汝寧府

胡氏曰宣帝之時天地變異刑殺過差一歲之間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至二百餘人不得稱為太平決矣

鳳皇何為數來哉豈宣帝自喜其政臣下有窺見其微意者故爭言祥瑞以侈燿之而帝亦以此自欺也與以張敞所論鶡雀觀之亦可見矣

書法 於是凡六書矣綱目書鳳皇七而昭帝一書宣帝六書自是終綱目無聞焉帝之世果盛矣哉

發明 宣帝世鳳皇來集至是凡六書矣考之漢史則不止是而又播之詔令不一而足然綱目皆削而不録至於地震山崩祖廟壞宗廟火日食星孛雨雹殺人之異則備書于冊所以抑祥瑞戒恐懼之意嚴矣居人上者不可不知

丞相霸卒以于定國為丞相

○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

詔諸儒論五經異同蕭望之等平奏上親稱制臨決立梁丘易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石渠閣蕭何所造三輔黃圖曰閣在未央殿北以藏秘書其下礱石為渠以導水若今之御溝因以名閣諭五經異同施讐論易周堪孔霸論書薛廣德論詩戴聖論禮公羊則嚴彭祖穀梁則尹更始異同者謂與經旨合否也平奏平謂無所可否上親稱制臨決七制解稱制即制曰是已自臨視其論議而斷決可否梁丘易梁丘複姓名賀字長翁琅邪諸人從京房受易帝聞京房易明求其門人始得賀夏侯尚書夏侯複姓大夏侯名勝字長公東平人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小夏侯名建字長卿勝之從父子也勝以書授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穀梁春秋穀梁複姓名俶一

名赤字元始魯人何休曰孔子至聖卻觀無窮知秦將必燔書故以春秋之説口授子夏子夏授穀梁穀梁為經作傳以授孫卿卿授申公申公授江翁其後榮廣大善穀梁以傳蔡千秋宣帝好穀梁乃擢千秋為郎博士秦平奏今按平猶評也博雅訂平

質實 官掌通古今

正誤 平也或云去聲平其不平曰平

質實 一統志云石渠閣在西安府城中漢未央宮之北蕭何所造以藏入關時所得秦圖書宣帝亦藏秘書於此其下礱石為渠以導水若今之御溝因以名閣

書法 書嘉統一也書講五經始此終綱目書講五經二是年章帝建初四年

皇孫鸞生考異 當去皇字

皇太子所幸司馬良娣病死太子忽忽不樂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政君故

繡衣御史賀之孫女也是歲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為世適皇孫帝愛之自名曰驁字太孫常置左右

集覽家人子外戚傳曰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降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元城縣名

注見莽始建國三年甲館畫堂館通作觀並去聲甲觀觀名畫堂堂名顏師古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畫堂宮殿中彩畫之堂

書法皇孫生不書書驁生何驁王政君所生也王氏之篡漢之中否自驁生始矣故謹書之終綱目書皇孫生一而已

烏孫公主來歸

公主上書言年老思土願歸葬漢地天子閔而迎之待之如公主之制後二歲卒

書法綱目公主和親書歸三是年唐肅宗乾元二年寧國武宗會昌三年太和

辛未 四年冬匈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

漢待呼韓邪使有加

壬申 黃龍元年春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郅支徙居堅昆

郅支聞漢助呼韓邪自度力不能定匈奴欲與烏孫并力烏孫殺其使遣騎迎之郅支覺其謀擊破烏孫烏揭丁令堅昆而并之留都堅昆去單于庭七千里集覽烏揭西域國名揭丘列反丁令注見武帝天漢元年丁靈堅昆西域國名在伊吾西焉耆北人皆赤髮綠睛唐初號結骨唐末改號黠戛斯

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閣道入紫微宮集覽王良閣道天官書注正義

曰王良五星在奎北河中天子奉御官也閣道六星在王良北飛閣之道天子欲遊別宮之道占一星不見則輦路不通動搖則宮掖之內兵起

○帝寢疾以史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蕭望之爲前將軍光祿勳周堪爲光祿大夫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冬十二月帝崩

班固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集覽 綜綜核七制解相參錯爲綜不虛拘爲核推亡固存書仲虺文也有亡道者則推而滅之有存道者則輔而固之今宣帝朝呼韓邪而固存之走郅支使遠

遁焉故此贊引仲虺誥語云信威北夷信讀曰伸一說謂恩信及威聲並著于北夷俾德殷宗周宣殷高宗周宣王皆中興之主今宣帝之德可與俾齊也

正誤 信威北夷今按信音伸為是

質實 周堪文安人

書法 武帝之末始書受遺詔於是再見自是歷東漢之世無書者至昭烈之末而後書賀甚賛曰宣帝號尚嚴而篇中書寬恤之政四詔有大父母父母喪勿繇詔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治令郡國歲上繫囚掠笞瘐死者以課殿最詔年八十以上非誣告人勿坐謂非惻隱之發乎惜夫信鳳皇感碧雞而趙楊韓之死不免書殺此綱目所以責賢者之備也

太子奭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考

異按元平元年已書宣帝尊上官后曰太皇太后此年再書疑羨

書法太皇太后何服后上官氏也據下書太皇太后上官氏崩宣帝即位嘗尊為太皇太后矣元帝視之則曾祖母也於是復稱皇太后而書尊曰太皇太后者豈太皇太后之上無以稱之故云

爾歟

癸酉孝元皇帝初元元年春正月葬杜陵一統志云杜陵在西安府城東南一十五里樂游原有廟許后陵亦在焉○赦○三月立倢伃王氏為皇后考異按唐高宗永徽五年書立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以著高宗麀聚之醜而唐詔謂事同政君據甘露三年書皇孫驁生分注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至是生成帝則此上當

先書以宣帝宮人王氏爲倢伃必傳録闕漏〇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賦貸種食

書法書嘉恤民也終綱目書以苑賦民三是年章帝建初元年晉穆帝永和元年燕以園假民一初元二年

〇夏六月大疫詔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以振困乏

書法書救災也書大疫始此綱目書疫十有五而書大者十一秦戊午年宣帝元康二年並疫是年桓帝延熹四年靈帝建寧四年熹平二年光和二年五年中平二年後主建興十二年晉甲午年乙未年並大疫惠帝元康六年七年並疫懐帝永嘉六年大疫書救災之政二宣帝元康二年是

年丙

巳

○秋九月關東大水饑○以貢禹為諫大夫罷宮館希

幸者減穀食馬肉食獸

上素聞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遣使者徵之吉道病

卒禹至拜為諫大夫問以政事禹言古者人君節儉

什一而稅亡他賦役故家給人足高祖文景宮女不

過十餘廐馬百餘匹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

今工作數千歲費鉅萬廐馬食粟將萬匹武帝多取

好女至數千人填後宮及棄天下多藏金錢財物又

以後宮女置於園陵使天下承化取女過度內多怨

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

自上生惟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天生聖人蓋為

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天子善其言下詔令諸

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司馬公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孝元優游不斷讒佞用權當時之大患也而禹不以為言恭謹節儉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烏得為賢知而不言之為罪愈大矣

集覽　齊三服官齊國舊有三服官春獻冠幘縰為首服紈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取女取與娶同水衡張晏曰水衡都尉主都水及上林苑顏師古曰衡平也主平其稅入食貨志初大司農管鹽鐵官布故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苑

質實　貢禹琅邪人

發明　元帝繼統之初他務未遑首以公田振業貧民賦貸種食未錢又復振困乏罷宮館減獸馬凡見於綱目所書者班班可紀雖文景初政未有是也然治道不進反為基禍之主何哉優柔不

斷戚官用權大本既已不立縱有一二小善無益於事書之不没其實所以示人君不可不知所本

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故地集覽戊己校尉顏師古曰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惟戊己寄治耳今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取戊己為名有戊校尉有己校尉一說戊己居中鎮覆四方今所置校尉亦處西域之中撫諸國也

甲戌二年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畤○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劉更生獄皆免為庶人質實劉更生即劉向宗正令德之子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蕭望之周堪為之副望之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言治亂陳王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諫大夫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

上甚卿納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帝即位多疾以顯中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内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與高為表裏論議常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等患苦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更生為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以備諫官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高為奸利及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望之始見朋接待以意後知其傾邪絶不與通朋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事曰皆堪更生教我待詔華龍行汙穢欲入堪等堪等不納亦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欲疏退許史狀候望之

出休日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與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獄宜因決免於是赦望之罪收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

【集覽】中人宦官也建白建議而告白於上不近刑人注見昭帝元平元年章視視與示同以奏章出示周堪待詔金馬門注見武帝元光五年

【發明】元帝至是已不可與有為矣望之堪皆以師傅舊人受遺輔政未及二載乃與更生俱以無罪被繫至於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暨詰問得知又復不能正其欺罔之罪乃反黜免堪等其昏

庸若此尚可與之有為哉考之前史及參以分注止謂堪更生繫獄而不及望之今綱目所書則併以望之為下獄何哉觀恭顯名致廷尉之奏望之固已俱在其中至史高宣言亦有先驗師傅下獄之語既曰師傅則不但堪更生明矣或者又謂望之他日特以不肯就獄之故而死是前此未嘗逮繫也殊不知恭顯初奏既已併及固無獨免之理特始焉謁者名致切意望之是時猶可隱忍至後來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故決意自裁爾況恭顯併奏元帝既可其請正使果不下獄是亦下獄之人也綱目所書夫豈過哉故特詳而辯之

隴西地震質實

隴西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敗城郭屋室壓殺人

罷黄門狗馬以禁囿假貧民舉直言極諫之士○夏四月立子驁為皇太子

待詔鄭朋薦太原太守張敞先帝名臣宜傅輔皇太子上以問蕭望之望之以為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上欲以敞為左馮翊會敞病卒貿實太原郡名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州

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

發明望之前日以無罪見黜固當引身而退高蹈丘園為明哲保身之計可也賜爵而朝朔望果何為哉去就不明以及其身綱目雖無貶詞而義則在其中其有愧二疏多矣又果見幾之君子是以他日自殺盡削其官也

之為害最
人主不能
於始以為
易制及寵
爵祿授之
權遂主驕

關東饑　秋七月地復震

書法 復者何異之也先是書地震多矣未有一歲再震者以是為異也故特書復自是不可勝書雖一歲再震不以復書矣終綱目書地震一百一歲再震者十三是年安帝永初四年元初三年六年延光元年順帝永和二年三年桓帝元嘉二年靈帝光和元年獻帝初平四年興平元年而一月再震者二桓帝建和三年獻帝興平元年

以周堪劉更生為中郎尋繫獄免冬十二月蕭望之自殺以宦者石顯為中書令

考異 據上分注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竊考前漢刑臣與政恭顯為罪之魁此書石顯為中書令而前不書弘恭為中書令亦是闕漏

恣橫肆如弘恭石顯擅作威福敢於戕害大臣而毫無忌憚之心易曰童牛之牿豶豕之牙當防之於未然也

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以為中郎上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為相恭顯許史皆側目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為恭等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服遂逮繫獄免為庶人會望之子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幸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令謁者召望之因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

然殺吾賢傅卻食涕泣哀動左右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其冢終帝之世是歲恭死遂以顯為中書令司馬公曰甚矣孝元之易欺而難悟也夫恭顯之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望之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邪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纔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姦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

書法自殺未有不書故者不書故無故也無故者必有其故於是有任其咎者矣然則望之何以不書爵病漢也曷為病之望之顧命大臣既免為庶人矣賜爵固不足書也弘恭為中書令則不書書石顯何病漢也曷為病之望之自殺帝涕泣不食矣不惟不能罪顯又以為中書令是誠何心

哉綱目聯書之
所以深病帝也

發明望之自殺不言其故元帝之繆固無可言者
若夫以官者而令中書則其禍博矣揭而書

之所以著漢
業衰微之本

乙亥三年春罷珠厓郡

珠厓儋耳郡在海中洲上吏卒皆中國人多侵陵之
其民亦暴惡自以阻絶數犯吏禁率數年一反殺吏
漢輒發兵擊定之至是諸縣叛連年不定上謀於羣
臣欲大發軍待詔賈捐之曰臣聞堯舜聖之盛禹入
聖域而不優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
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言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
與者不彊治也殷周之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
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入樂其生

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以至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而天下潰叛孝武皇帝厲兵馬以動邊塵賦煩役重寇賊並起是皆廓地太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民困流離道路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饑饉保元元也且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無功乎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上以問大臣丞相于定國以為前擊珠厓興兵連年校尉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費用三萬萬

餘尚未能盡降今闕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詔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捐之誼曾孫也

集覽 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書禹貢孔氏傳曰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也漸子廉反朔南北方也蔡氏傳曰漸漬被覆暨及也地有遠近故言有淺深聲謂風聲教謂教化林氏曰振舉於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軌範於此而遠者効焉故謂之教鄭玄曰地理志張掖郡居延縣西北有居延澤古文以為流沙孔頴達曰流沙當是西境之最遠者也而地志以流沙為張掖居延澤計當在居延縣西大遠矣志言非也杜佑曰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沈括曰嘗過無定河活沙履之百步皆動如行幕上或陷則人馬車馱以百千數無孑遺者或謂此即流沙也案五代晉高居誨使于闐記自靈川過黄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項界自此沙行四百餘里登沙嶺渡白亭河

至京州自涼州西五百里至甘州甘州西始涉磧磧
無水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闕
又西百里出玉門關西至瓜州瓜州南十里鳴沙山
冬夏殷殷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欲與與讀曰預
下不欲與同江黃史記杞世家注索隱曰江黃二國
並嬴姓也地理志江國在汝南安陽縣黃國在汝南
弋陽縣括地志云秦時黃都在光州定城氐羌注見
光武建武十二年蠻荆周本紀秦伯亡如荆蠻正義
曰楚滅越其地屬楚秦滅楚其地屬秦秦諱楚改曰
荆故通號吳越之地為荆及北人書史加云蠻勢之
然也朔方注見武帝元朔二年越裳氏重九譯而獻
越裳南方遠國名在交趾之南周成王時重九譯而
來獻白雉重九譯注見武帝元狩元年騶越注見文
帝元年騶從悁悁詩澤陂篇中心悁悁注悁悁猶悒
悒也悁烏玄反保元元戰國策子元元注高誘曰元
元善也姚察云古者謂人云善人也因善為元故云

黎元其言元元者非一人也顧野王云元元猶言喁喁也可𠀋愛猊未安其說正誤按悒悒今憂也悁當如說文訓忿也質實一統志云江春秋時魯仲連曰棄忿悁之節

質實國名漢改為陽安縣屬汝南郡晉末省入安昌縣故城在汝寧府息縣西南一十里黃古黃子國名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郡漢屬汝南江夏二郡三國魏省之故城在汝寧府定城廢縣西一十二里賈捐之洛陽人誼之曾孫

夏赦○旱○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質實甘泉宮注見文帝三年建章宮注見武帝太初元年○以周堪為光祿勳張猛為光祿大夫給事中

猛堪弟子也質實張猛城固人騫之孫也

丙子四年春三月帝如河東祠后土質實祠后土注見武帝元鼎四年

丁丑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集覽周子南君武帝封姬嘉為子南君以奉周祀質實一統志云承休漢之縣名元帝所置屬河南郡後光武封姬常為承休公主周祀即此隋改曰承休縣唐初改為梁縣後省之故城在南陽府汝州東○三月帝如雍祠五時○夏四月有星孛于參○六月以貢禹為御史大夫罷鹽鐵官常平倉及博士弟子員數

用禹言詔太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罷角抵齊三服官北假田官鹽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毋置員民有通一經者皆復省刑罰七十餘事禹尋卒

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西走康居

郅支單于自以道逺又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困辱漢使者江乃始等遣使求侍子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貢禹匡衡以為郅支鄉化未醇所在絶逺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願送至庭許之既至郅支殺之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恐見襲擊會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遣使迎郅支欲與合兵取烏孫郅支數怨烏孫遂引兵西衆寒道死餘三千人康居王以女妻郅支甚尊敬之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擊烏孫至赤谷城烏孫西邊空虛不居者五千里

集覽赤谷城烏孫大昆彌治于此、

質實康居西域國名注見武帝元朔三年匡衡東海承人

戊寅永光元年春郊泰畤

上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御史大夫薛廣德曰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

集覽 鄭衛之樂記樂記子夏對魏文侯曰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趨數煩志皆淫於色而害於德也注趨數音促速正義曰鄭衛之音即靡靡之樂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將樂器投濮水而死後晉國樂師師涓過焉聞水中作此樂因聽而寫之既還為晉平公鼓之師曠曰亡國之音也得此必於桑間濮上乎鄭玄曰濮水之上有地名桑間在濮陽南以界乎鄭衛二國之間故名鄭衛之樂

質實 薛廣德沛國相人

詔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

仍詔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

書法 終綱目舉敦朴二是
年順帝陽嘉元年

三月赦○雨雪隕霜殺桑○秋上酎祭宗廟考異 按年號例

曰正統之君秦漢以下曰帝注云其曰上者當
時臣子之辭今不用此年書上必傳録之誤

集覽 上酎

上是掌反獻也酎注
見武帝元鼎五年

上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
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
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先驅張猛進曰
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
夫言可聽上曰曉人
不當如是邪遂從橋

大饑○丞相定國御史大夫廣德罷

上始即位連年災害言者歸咎大臣於是上以朝日引見丞相責以職事定國等皇恐上書自劾乞骸骨乃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

書法以災害也於是始書罷

城門校尉諸葛豐有罪免左遷周堪為河東太守張猛為槐里令

石顯憚堪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周文開基崇推讓之風銷分爭之訟武王繼政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食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

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更相讒愬轉相是非所以熒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灾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灾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原其所以由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令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用賢未能三旬而退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

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昔孔子與顏淵子夏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今佞邪共謀違善依惡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災心考祥應之福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陂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别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是歳夏寒日青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内重堪又患衆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問興朝臣齗齗不可光禄勲何邪興傾巧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衆人前以堪為當誅故言堪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上曰然今宜奈何興曰臣愚以

為可賜爵食邑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也上於是疑之城門校尉諸葛豐以剛直著名上書告堪猛罪上不直豐乃詔御史豐前數稱言堪猛之美為司隷校尉不順四時專作苛暴朕不忍下吏以為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已而反怨堪猛告按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其免為庶人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効其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槐里令司馬公曰豐於堪猛前譽而後毀其志非為朝廷進善而去姦也欲比周求進而已矣斯亦鄭朋楊興之流烏在其為剛直哉人君者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姦所以為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絀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今兩責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何在哉

集覽 章交公車人滿北軍言奏章之多其被舉劾者衆也劉向傳注上章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之又公車注見文

帝三年北軍注見宣帝地節三年踰時一時三月也二府丞相府御史府出令則如反汗令出善令未踰時而反是反汗也易渙汗其大號朱氏附録曰號令當散如汗之出千毛百竅中迸散出來這箇物出不會反醜詆醜惡詆毀也流言謂其言如水之流謗毀無實飛文無姓名之文不知所從來也汲引引薦也如井中汲水引之而升也險陂陂彼寄反字與詖通詩卷耳篇序險詖私謁之心注崔云險陂不正也斷斷不可光禄勲徐廣曰斷魚巾反斷斷争辨之意劉向傳注斷斷忿嫉貌光禄勲周堪也謂堪不可用故言堪本作故臣前書言堪不可誅城門校尉百官表云掌京師城門屯兵為司隷校尉不順四時言豐前為司隷校尉時於春夏繫治入也百官表云司隷校尉職掌徒隷捕巫蠱督大奸猾

質實

一統志云諸葛豐琅邪人槐里漢初縣名屬京兆尹東漢以後因之晉為始平郡治所後廢之故城在西安府興平

縣東南一十里即犬丘城也其西城名小槐里

書法 於是豐劾堪猛帝既以是罪豐矣乃復左遷堪猛是誠何心哉綱目上書豐有罪下書左遷堪猛病帝也

待詔賈捐之棄市

賈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希復進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曰使我得見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復短顯興曰顯方信用今欲進且與合意即得入矣即共為薦顯奏稱譽其美又共為薦興奏以為可試守京兆尹顯聞白之上乃下興捐

之獄令顓治之捐之竟坐罔上不道棄市輿髡鉗為城旦司馬公曰君子以正攻邪猶懼不克況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集覽言君蘭為句君蘭楊輿字捐之謂我若得朝見時即以君蘭言之於上也

通鑑考異曰案荀紀蘭作簡五鹿複姓風俗通云五鹿衛邑晉公子重耳封舅犯於此後因為氏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真大治者非文致太平之謂士則不隔者謂賢士之路開無隔塞之患也列子黃帝篇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史記秦本紀自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

質實五鹿充宗頓丘人

匈奴呼韓邪單于北歸庭

巳卯二年春二月赦○以韋玄成為丞相○三月朔日食

○夏六月赦

書法赦必書不悉書自元帝始其自元帝始何不勝書也自趙主父始書大赦秦始皇帝不書赦二世書大赦一高帝在位十二年書赦三而五年一赦再赦惠帝在位七年書赦一吕太后八年不書赦文帝七年始書赦凡二十三年書赦三景帝十六年書赦六武帝五十四年書赦一十八昭帝十三年書赦七宣帝二十五年書大赦一書赦八凡書赦九而為鳳凰而赦者居其四元帝即位至是七年書赦五矣合而考之秦皇吕后不論莫踈於文帝其次惠帝而元帝為最數矣故畧之自是赦無事義者不書

○以匡衡為光禄大夫

上問給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變衡上疏曰陛下閔愍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得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今天下俗貪財賤義重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紀綱失序疏者踰内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夫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鬭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

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傚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宜省靡麗考制度近中正遠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遷衡為光祿大夫荀悅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之敝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並起武帝末年羣盜巫蠱人不自安及光武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為赦矣胡氏例自此後赦之無事義者不復載今從之

集覽

刑猶難使錯注見文帝十三年刑錯楨幹幹通作榦書費誓時

乃楨榦注楨音貞榦工翰反蔡氏傳曰楨榦板築之木題曰楨檣端木也旁曰榦板兩邊障土者精祲李奇曰祲氣也言天人精氣相動也顔師古曰祲謂陰陽氣相浸漸以成災祥左傳昭十五年吾見赤黑之祲注祲妖氣也氛惡氣也祲子鴆反

秋七月隴西羌反遣右將軍馮奉世將兵擊之冬十一月大破之

上以隴西羌反詔丞相玄成等入議是時歲比不登朝廷方以為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右將軍馮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内背叛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

弓矛之兵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皆以為民方收斂未可多發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饑饉士馬羸耗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今以萬人分屯數處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觧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到隴西分屯三處先遣兩校尉與羌戰為所破殺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上為發六萬餘人十一月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集覽詔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處賜奉世爵闗內侯

御不久暴劉伯莊曰暴音僕露也謂不久宿兵於郊野之外無慮注見五代唐明宗長興三年并和史炤曰和胡卧反應也

正誤

無慮今按集覽注見宋文帝元嘉六年愚謂無慮者言不用計慮可知其

數也

庚辰三年春三月立子康為濟陽王質實一統志云濟陽漢初縣名屬濟陰郡後為濟陽國於此東漢廢之故城在兖州府曹縣西南五十里○冬十一月地震雨水○復鹽鐵官置博士弟子員千人以用度不足民多復除無以給中外繇役故也

書法自武帝始置博士弟子五十人元朔五年至帝罷其員數民通一經者皆復其身初元五年及是復除者多無以供役然後又以千人限之意雖近狹而實廣也故綱目不書限書置而當時儒學之盛亦可見矣

辛巳 四年夏六月晦日食以周堪爲光祿大夫張猛爲太中大夫猛自殺考異 提要猛自殺上有堪卒二字據分注刊本漏也

上以日食名諸前言日變在周堪張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因下詔稱堪之美徵拜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猛復爲太中大夫給事中石顯筦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胡氏曰周堪反因石顯白事是欲追賊而以賊爲導也豈其年老病耗志不帥氣而然邪若當望之飲鴆之後稱疾而去則善矣

書法 自殺未有不書故者不書故無故也無故者必有其故於是有任其咎者矣是時帝以日食名前言日食咎在堪猛者責問之因徵用二公則是帝既知猛矣而又縱顯譖之自殺帝誠何心

哉猛不書官
蒙上文也

發明 望之堪猛更生下獄自殺皆不書其故則元帝之闇可知雖然堪以受遺大臣隨即黜辱自宜亟退況賢如望之猶且不免堪乃復列九卿方且援引張猛給事中歷數年間未聞有所補益而左遷之命下矣此又不去尚復何待是時羣小在内主德不明必無可為之理雖曰名用果何為者冒進不已自取顛覆無可稱述故堪不書卒而猛之自殺且削其給事中之官蓋其進退存亡皆不足欽故畧之爾畧之者賤之也其旨嚴矣

冬十月罷祖宗廟在郡國者

初貢禹奏言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又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至是行之 集覽

親盡宜毀穀梁傳曰作主壞廟范甯曰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示有所加也老蘇族譜引曰服始於衰而至於緦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毀其廟而不祭矣文公家禮曰易世則改題主而遞遷之注云大宗之家始祖親盡則藏其主於墓所小宗之家高祖親盡則遷其主而埋之喪禮大祥章亦云若有親盡之祖而其別子也則遷主於墓所不埋夫遷主於墓而不埋則墓所必有祠堂以奉墓祭

書法 禮凡祀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自漢太上皇崩高帝令諸侯王國皆立廟是後高祖太宗世宗莫不立焉非也於是而罷之亦非也故謹書之

作初陵不置邑徙民

書法 特筆也帝於是可謂知節矣

壬午五年秋潁川大水質實 潁川郡名注見靈帝中平元年○冬十二月毀太上皇孝惠帝寢廟園考異 孝惠下本或漏皇字

從韋玄成之議也

發明 昔魯毀泉臺春秋書之傳者謂先君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夫一臺至微猶謹之若此況祖宗廟園乎如使立之非禮則立之者失爾承襲已久無故毀之乃所以彰前人之失也故去年書罷祖宗廟在郡國者今年書毀太上皇惠帝寢廟園明年書罷孝文太后寢祠園毀者是則立者非矣特書屢書皆譏之也

以匡衡為太子少傅

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又傅昭儀及濟陽王康愛幸逾於皇后太子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饗鬼神祐焉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

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之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所以原情性而明人倫正基兆而防未然也故聖王必慎后妃之際别適長之位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虚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則海内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巧佞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集覽　二后文王武王從從上音扶富反又也下音扶目反返也樂成頻師古曰樂音洛已成之業也大窾

用明大過也詩始國風詩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文公傳曰所謂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是也蓋謂國風篇章之始亦風化之所由始也禮本冠婚記冠義曰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婚義曰婚禮者禮之本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記冠義曰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注阼謂主人之北也適子冠於阼若不醴則醮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也戶西為客位庶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醮焉不代父也醮祭也冠禮醴重而醮輕不醴明不為改冠改冠當醴之動靜游燕所親每動靜游燕之間必皆與所親者俱

河決

初武帝既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是歲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集覽塞宣房房本作防初河決瓠子隄武帝親臨塞之築宮其

上名曰宣防義取宣導防壅也館陶注見晉孝武帝太元九年屯氏河在魏郡館陶縣境内屯徒渾反隋誤以屯為毛乃置毛州失之矣清河靈鳴犢口史炤曰鳴犢河名在清河郡靈縣鳴犢案清河今恩州是

質實 一統志云宣房宫名在大名府開州城西南二十五里瓠子口之上屯氏河即衛河也在東昌府館陶縣西二里漢名屯氏河隋疏為永濟渠亦曰御河源自河南衛輝府輝縣東北流至臨清與會通河合流入海大河源發登州府棲霞縣治南東流經福山縣界合清洋河入海清河漢之郡名治武城縣後魏移置清河郡及縣於漢歷城縣北齊移治仍舊後周置貝州郡如故隋罷郡以清河縣屬黔州五代晉陞為永清軍宋改為恩州金屬大名府元直隸省部本朝改為恩縣改屬東昌府靈漢之縣名屬清河郡晉廢之故城在東昌府博平縣西北三十里鳴犢口在東昌府高唐州南三十五里漢武帝時河決靈

鳴犢口

即此

癸未建昭元年春正月隕石于梁集覽隕一石注見武帝征和四年梁國名注見景帝三年○罷孝文太后寢祠園

甲申二年夏六月立子興為信都王集覽信都國名注見秦二世二年

○秋殺魏郡太守京房

房學易於焦延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以孝廉為郎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

課吏法上令羣臣議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伺不可許上意鄉之時石顯顓權五鹿充宗為尚書令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雹春凋秋榮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紀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

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壅塞顯充宗疾房欲遠之建言以房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歲竟乘傳奏事許之未發復詔止之房去至新豐上封事曰臣前六月中言遯卦不効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為災至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且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

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令臣得出守郡自詭効功恐未効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至陝又言議者欲隔絶臣而陛下聽之此蒙氣所以不解而太陽無色者也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傾巧無行從房學以女妻房房每朝見退輙為博道其語博因記房所說密語令房為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王以為信驗顯知之告房博非謗天子詿誤諸侯王皆下獄棄市妻子徙邉胡氏曰君臣之交有淺深交深者聖人猶存不可則止數斯辱矣之戒況交淺者乎京房事元帝纔得為郎其交固淺陳考功法帝雖鄉之而公卿朝臣皆以為不可又欲去上所親信而不量元帝之庸懦不可信也亦難乎其免矣房學易不明其道徒以災變占候為事此易之末也易曰不出户庭無咎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房皆違之而於其術亦不能自信也故占候前知之學君

子不貴焉惟明乎消息盈虛之理語默進退之幾以不失乎時中則易之道也

集覽 焦延壽 姓焦名延壽字贛以孝廉為郎以其孝廉舉之為郎也郎注見武帝元朔三年豎刁豎音樹刁與貂通周禮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注童豎出入便疾故使之通命令給小事焉顏師古曰豎刁即寺人貂齊桓公之閹官也管仲死桓公以豎刁為相桓公病易牙與豎刁作亂房指京房之指意已諭為句諭曉也新豐本京兆酈邑也漢高以太上皇思土乃築城寺市里似豐縣又徙豐民實之號曰新豐括地志云故城在雍州新豐縣西南四里漢新豐宮也後縣廢屬臨潼縣正先姓名也左傳宋上卿正考父之後草皆持東與王草文稾也所作求朝之奏草並持向東以與濞王註誤註古賁反亦誤也案景帝詔曰吳王濞為逆註誤吏民即此

正誤 奏草皆持東與王今按草字當屬上文奏字為句蓋以記房所說密語并所作

求朝奏草二者皆持東與王**質實**一統志云京房東若獨持奏草則不云皆也郡頓丘人焦延壽東郡頓丘人魏郡漢初所置治鄴縣東漢末冀州從治鄴魏曹操受封於此後稱為鄴都晉仍為魏郡屬冀州後趙石虎前燕慕容雋並都之後魏於此置相州東魏靜帝從都之改曰司州北齊武帝又都之改為清都尹後周復改為相州及魏郡治安陽隋初罷郡為相州大業初復改魏郡唐為相州天寶初改鄴郡乾元初復為相州五代梁置昭德軍節度晉改彰德軍宋復為相州屬河北道金陞彰德府元改彰德路本朝改為彰德府隷河南道新豊注見成帝鴻嘉元年陝縣名注見周顯王四十一年

發明京房不知進退存亡之理盡言以殺其身若房者可謂學易而不知夫易者也雖然此特為房言爾若元帝者既知其言之是矣不惟不能用又從而殺之是烏足以為君哉死不以罪故書

殺而不
去其官

下御史中丞陳咸獄髠為城旦質實 陳咸沛郡相人萬年之子

陳咸數毀石顯久之坐與槐里令朱雲善漏泄省中語與雲皆下獄髠為城旦顯威權日盛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

顯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以間已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告顯矯詔開宮門上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惟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上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

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已以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或稱顯以為不妬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荀悅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絶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孔子曰政者正也要道之本正已而已平直真實者正之主也賢能功罪言行事物必核其真然後應之則衆正積於上而萬事實於下矣

集覽 印何纍纍綬若若印執政所持信也纍倫追反禮記纍纍如貫珠綬組也若若長貌顔師古曰印纍纍綬若若言其兼官據勢也應劭漢官儀曰御史大夫以上金印中二千石銀印千石至四百石皆銅印也綬長一丈二尺法十二月闊三尺法天地人此佩印之組也乃時歸誠時時歸納誠欵以取信於上漏盡刻漏法以銅為渴烏狀如鈎曲注水以浮刻漏之箭律歷志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

注漏謂銅壺刻謂浮箭追步也財幸財與纔通淺也猶言僅也謂財近愛幸

正誤 財幸今按財與裁通裁擇而幸從其言也見漢書賈誼傳註

質實 朱雲魯人

閏八月太皇太后上官氏崩**考異** 提要閏字上誤加秋字

書法 后崩不氏此其書氏何別疑也於是太皇太后歷四朝矣故詳之后崩書氏自此始

○冬齊楚地震大雨雪

書法 綱目雪不書書三月雪四月雪記異也此冬爾常也何以書地震而大雪則非常矣故書

乙酉三年夏六月丞相玄成卒秋七月以匡衡為丞相○

冬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匈

奴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質實

一統志云陳湯山陽瑕丘人甘延壽郁郅人

始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發民作城遣使責諸國歲遺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奉詔陳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與甘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如發屯田吏士敺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無所之守不自保千歲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會延壽病湯獨矯制發諸國兵及屯田吏士延壽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劒叱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從之部勒行陳合四萬餘人上疏自劾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郅支遣使問漢兵何以

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入朝見天子哀憫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荅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進薄城下四面圍城發薪燒木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單于被創死斬其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

集覽 至康居求 谷吉等死先是郅支單于遣使求侍子元帝遣谷吉送其侍子至單于庭郅支殺之所以求問谷吉何為而死也今乃至康居求問者蓋其年康居迎郅支至其國與之合兵也康居國在長安西萬六百里居音渠剽悍剽與慓慓通漢書項羽慓悍史記作僄悍索隱曰僄疾悍勇也或云僄輕也並匹妙反非凡所見

凡常也此非尋常所見之事進薄薄音博迫近之義左傳宋師未陣而薄之注薄之者迫與之戰也鉦鼓鉦音征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周禮以金鐃止鼓注鐃尼交反小鉦也鹵楯兵器也所以蔽身扞目者鹵或作櫓大楯也楯豎尹反字本作盾被創創音初莊反傷也徐氏按此正刀創字

發明　延壽為都護而陳湯乃副校尉耳今乃以湯主兵者蓋設謀在湯而延壽則從之者也故其書法如此若夫郅支殺漢使者前已顯書于册湯能誅之可謂偉績然綱目不没其矯制之實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固春秋之法也

丙戌　四年春正月傳首至京師縣槀街十日

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郅支單于反逆未伏其辜慘毒行

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槀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丞相匡衡等以為方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詔縣十日乃埋之仍告祠郊廟赦天下羣臣上壽置酒

集覽 縣頭槀街縣挂也三輔黃圖云槀街在長安府南門內晉灼曰槀街舊有蠻夷邸若今鴻臚館掩骼埋胔記月令孟春文鄭氏注骨枯曰骼肉腐曰胔掩埋之者不以死氣迎生氣也骼江百反胔才賜反

書法 書與甘延壽襲擊何不以矯制累延壽也樓蘭王傳首北闕下不書此何以書罪郅支也前書殺漢使者其罪矣是故苟矯也雖討有罪必書矯示民有君也然則樓蘭非殺漢使歟樓蘭之罪既謝服矣又誘殺之以是為非討也故傳首不書

藍田地震山崩壅霸水安陵岸崩壅涇水逆流貭實

藍田縣名注見周赧王四年霸水注見秦王政二十二年安陵惠帝陵邑注見惠帝七年涇水注見秦王政元年

書法 岸崩爾常事也何以書壅水逆流則非常矣終綱目書岸崩三是年新莽丙子年靈帝光和六年而壅涇水者二是年新莽丙子年

發明 地宜靜而震山宜安而崩水宜順而逆是皆反常之變也小人竊柄君子在野臣不臣之應著矣下逆上之理明矣上天之告戒切矣綱目之書法嚴矣

丁亥 五年夏六月晦日食○秋七月復諸寢廟園

上寢疾久不平以為祖宗譴怒故盡復之唯郡國廟遂廢 **集覽** 寢廟園寢謂陵上寢殿園謂山陵塋

域頫師古曰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者承奉所
為也寢本在宗廟後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
物不平
疾未愈

書法 前書罷上皇孝惠寢園矣又書罷孝文太后
寢園矣於是而復則以上體不平故也漢人
輕議宗廟之罪
大矣備書譏之

發明 既毀之又復之至明年又罷之及成帝繼體
又從而復之其毀也以禮不合其復也以體
不平是否得失果安
在哉書之者惡之也

徙濟陽王康為山陽王質賓 濟陽國名注見永光四年
山陽國名注見成帝河平
二年

戊子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

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郅支既誅且喜且懼入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之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依阻其中治作弓矢至孝武世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敵人之大利不可一也外蕃之情困則退遁彊則入侵前已罷外城省亭隧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

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中國尚建關梁設塞徼置亭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漢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産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亡出從之六也邊人奴婢愁苦聞匈奴中樂欲亡者多七也盜賊桀黠亡走北出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議者不深慮其終始卒有他變當更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單于自以保塞守禦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對奏天子使車騎將軍嘉口諭單于曰單于上書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嘉曉單于單

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良家子如告語甚厚歸號昭君為寧胡閼氏

集覽 淳曰良家子非醫巫商賈百工也又注見宣帝甘露三年家人子幕北幕通作漠瓚曰沙土曰漠應劭曰沙漠之北匈奴南界也即突厥中磧耳塞徼塞先代反塞之為言隔也徼音叫境也謂以木石水為界晉灼曰西南之徼猶東北之塞也亭隧注見武帝征和四年閼梁周禮司關注關界上門也梁水橋也詩造舟為梁將軍嘉嘉將軍名也姓許

質實 上谷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燉煌郡名注見唐閼氏注見高帝六年莊宗同光二年遼東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陰山注同上年

三月以張譚為御史大夫

初石顯見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心欲附之薦昭儀兄逡脩敕宜侍帷幄天子召見逡因

言顯顗權上怒罷遂及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遂兄大鴻臚野王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上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宫親以為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因詔曰剛彊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集覽野王名也字君卿馮遂之兄質實馮野王杜陵人

以召信臣為少府

信臣先為南陽太守後遷河南治行常第一視民如子好為民興利躬勸耕稼出入阡陌稀有安居開通溝瀆以廣灌溉歲歲增加禁止奢靡務於儉約衆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户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

名父徵為少府請諸離宮稀幸者勿復治省樂府諸戲及太官不時非法之物歲省費數十萬

集覽 召信臣召姓也與邵通音寔照反周文王子召公奭之後阡陌劉伯莊曰開田界道使不相干也陌莫白反風俗通曰阡陌田間道也以視好惡視古示字漢書高祖視項羽無東意注顔師古曰漢書多以視為示好惡並去聲

質實 一統志云召信臣九江壽春人

夏封甘延壽為義成侯賜陳湯爵關內侯

初石顯嘗欲以姊妻甘延壽延壽不取而陳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隷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案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隷反逆收繫案驗是為郅支報讐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

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暴揚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三重城斬郅支之首掃谷吉之恥且使呼韓喜懼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勳莫大焉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小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之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今二人功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

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詔赦延壽湯令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為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衡顯以為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帝取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於是杜欽上疏追訟馮奉世前破莎車功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荀悅曰誠其功義足封追錄前事可也春秋之義毀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為之制宜焉胡氏曰甘延壽陳湯馮奉世矯制以成功一也蕭望之匡衡以為不可封者春秋譏遂事之法也劉向以為可封是未免以功利言耳如荀悅之論功則有小大矣矯有小大乎哉如甘陳之材氣別加任使而厚報之未晚也

集覽立出克士立便放出

所繫之吏士毀重損毀威重也屠三重城仲馮曰劉向疏本作五重城疑五字誤靡億萬之費靡讀與糜同散也貳師李廣利也為貳師將軍功德百之功與德百倍勝之常惠隨欲擊之烏孫宣帝時烏孫昆彌上書言匈奴侵擊唯天子出兵救之漢遂遣常惠護烏孫兵共擊匈奴後隨昆彌還宣帝以常惠奉使克獲封為長羅侯鄭吉迎自來之日逐宣帝時鄭吉田於渠犂神爵二年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撣欲來降使人與鄭吉相聞吉遂發兵迎詣京師上嘉吉功封安遠侯解縣縣讀曰懸解倒縣之義追訟馮奉世前破莎車功宣帝時莎車國殺漢使者衛候馮奉世矯制發兵進擊莎車其王自殺宣帝議封奉世蕭望之以其矯制雖有功不可為後法乃以為光祿大夫令杜欽以事雖已往故追訟之毀泉臺則惡之公羊傳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文十六年毀泉臺泉臺者何郎臺也未成為郎臺既成為泉臺築之譏毀之譏先

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春秋譏之謂但當勿居令自毀壞不當故毀暴揚先祖之惡且以其無害於民也舍中軍則善之舍音捨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次國二小國一其將皆命卿魯次國也命卿一人無中軍春秋襄十一年作三軍昭五年舍中軍公羊傳作三軍者何三卿也舍中軍者何復古也君子喜其復古以為不舍則有害於民也

質實 一統志云義成漢初縣名屬沛郡甘延壽受封為侯即此東漢廢之故址在鳳陽府霍丘縣北四十里杜欽南陽杜衍人延年子也

五月帝崩

班彪曰元帝寬弘恭儉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集覽 貢薛韋匡貢禹薛廣德韋玄成匡衡

書法 賀善贊曰元帝之初期月而書恭儉愛民之事四可謂賢矣然而不能辨别邪正望之堪更生等再書下獄免而望之猛又皆以自殺書漢業之衰實自帝始綱目備書譏之以見君人之德莫大於明與斷也

復罷諸寢廟園

匡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請悉罷勿奉奏可

書法 祖宗寢園以為親盡宜毀則不當復以為宜復則不當復罷罷而復復而罷予奪唯意謂之何哉綱目詳書之所以深罪之也

六月太子驁即位

太子少好經書寛博謹慎其後幸酒樂燕樂而山陽王康有材藝母又愛幸上好音樂或置鞞鼓殿下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中嚴鼓之節後宫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山陽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駙馬都尉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温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鞞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而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王帝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上悲不能自止而太子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以責謂丹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感損切戒太子毋涕泣感傷陛下臣罪當死上意乃解及寢疾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史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間獨寢時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意以為太子有動揺之議審

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
羣臣上意感寤喟然太息曰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愼
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
丹即卻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上因納謂丹曰吾
病寖加不能自還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丹噓唏而
起太子由是遂定至是即位後數月匡衡上疏曰陛
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
誠隆於愼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
猶復加聖心焉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
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
論詩以關雎為始此紀綱之首王教之端自上世以
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
衰之效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以定大基臣
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
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及論語
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

動靜周旋物有節文盖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悅饗下之顔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令正月初幸路寢臨朝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植天下幸甚

集覽 鼙鼓騎鼓也周禮旅帥執鼙記月令命樂師脩鞀鞞鼓先儒謂鼓有柄曰鞀大鞀曰鞞鞞與鼙同又樂記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鼙步西反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隤徒回反下墜也擿今則擲投也臨近軒檻邊於其上以銅丸墜下而擿鼓也楚辭招䰟篇高堂邃宇檻層軒晦庵集註軒樓板也檻軒前欄也殿上臨邊之飾亦以防人墜墮中嚴鼓之節中竹仲反當也嚴鼓莊嚴鼓節也器人取人器能也如孔子謂子貢瑚璉之器陳惠李歠二人皆橫門鼓吹相長大言中山王與太子長大相

等立膠東王故事初景帝立子榮為太子廢為膠東王後廢榮而立徹是為武帝青蒲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非皇后不得至此服虔曰以青緣蒲席也孟康曰以蒲青為席用蔽地也說各不同今兼錄之莫不歸心臣子史丹傳注顏師古曰言臣子者謂自託為臣子也仲馮曰臣子宜屬下句不當斷之為國生意將為國家別生他意妃匹妃讀與配同嚴恪恭謹貌嚴讀曰儼路寢人君所居皆曰寢鄭玄曰路寢制如明堂以聽政路大也杜預曰路寢前殿也朝諸侯羣臣之處基楨基牆始也楨謂楨榦板築之木也

正誤 中嚴鼓之節今按嚴謂急擊也中山王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今按長字上聲顏師古曰同處長養以至壯大也天下莫不歸心臣子今按史丹傳臣子下有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一句故仲馮以為宜屬下句綱目節去此句而臣子二字一本改作太子豈朱子意邪刪去二字尤順

質實 一統志云史丹

魯人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以元舅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質實一統志云王鳳元城人賀之孫也

書法書元舅何譏私也王氏之篡始此矣故謹書之是故魏冉書舅王鳳書舅王崇書舅

發明元舅未有書而此書之者所以著外戚得權之始新莽篡竊之漸爾履霜堅冰可不戒哉

○秋七月葬渭陵質實一統志云渭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北一十二里

己丑孝成皇帝建始元年春正月石顯以罪免歸故郡道死

丞相御史奏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懣道死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司隸校尉王尊劾奏丞相衡御

史大夫譚知顯等顓權擅埶大作威福為海内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為高陵令質實高陵縣名注見然羣下多是尊者衡由是嘿嘿不自安

周赧王四十九年

書法書免歸道死何譏失刑也人不能誅而天誅之於是漢為失刑矣故書以罪免而削其中書令終綱目官書免二石顯侯覽

書削官三程元振仇士良李敬寔

有星孛于營室○封舅王崇為安成侯賜譚商立根逢

時爵閼内侯集覽 譚商立根逢時五舅之名平阿侯王譚成都侯王商紅陽侯王立曲陽侯王根高平侯王逢時 質實 一統志云安成漢舊縣名屬汝南郡後省之故城在汝寧府城東南汝水北

○夏四月黄霧四塞

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等對皆以為隂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外戚未曾有也大將軍鳯懼上書辭職優詔不許

書法 齊淮南王子不序文帝十六年此其序何病漢也序則曷為病漢以為無一人不侯矣故下書黄霧四塞帝之昏實為之譚等不書舅蒙上文也

發明 上書諸舅封爵下書黄霧四塞天戒昭然可知乃反博問公卿大夫何哉及夫楊興等指

言其失亦且如水投石成帝初政繆戾若此雖欲不亡得乎

秋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

書法兩月何非月也非月也故曰有有也者所未嘗有者也漢書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晉書有三日相承東行愍帝建興二年皆未嘗有者也終綱目各一書而已矣晉穆帝升平元年六月秦太史奏夜三月並出不書不與焉

○冬作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

又罷紫壇偽飾女樂鸞路騂駒龍馬石壇之屬皆從匡衡之請也

集覽甘泉注見文帝三年汾陰注見周顯王四十年鸞路鸞注見文帝元年鸞旗路注見宋孝武帝大明三年五路騂駒騂赤色馬也二

歲曰騊記郊特牲曰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庚寅二年春正月罷雍五畤及陳寶祠集覽雍五畤注見景帝中六年郊五畤陳寶祠史記封禪書秦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鷄其聲殷云野鷄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蘇林曰若石質如石似肝也索隱曰云于案云語辭也瓚曰殷云案殷聲也云足句之辭也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歲與葉君合葉神來時天為之殷殷雷鳴雉為雊韋昭曰在陳倉縣寶而祠之故曰陳寶列異傳云陳倉人得異物以獻之道遇二童子云此名為媦在地下食死人腦媦乃言云彼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乃逐童子化為雉秦穆公大獵果獲其雌為立祠祭有光雷電之聲雄止南陽有赤光長十餘丈來入陳倉祠中所以代俗謂之

寶夫人祠抑有由也括地志云寶鷄神祠在漢岐州陳倉縣故城中今陳倉縣東有石鷄在陳倉山上葉縣屬南陽葉君即雄雄之神故時與寶夫人神合寶一統志云陳寶祠在鳳翔府寶鷄縣東二十里史記秦文公獲若石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來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鷄其聲殷殷云野鷄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

從匡衡之請也

始親祠南郊減天下賦錢算四十○以渭城延陵亭部為初陵寶渭城縣名注見周顯王十九年咸陽縣延陵注見綏和二年初陵注同上年○三月始祠后土於北郊○立皇后許氏

后車騎將軍嘉之女也元帝傷毋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遺霍氏之辜故選嘉女以配太子上自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以備後宮杜欽說王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廣嗣重祖也娶其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肩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髙年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徠異態後徠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是以晉獻納讒申生蒙辜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技能為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為寒心唯將軍常以為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為故事無

有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

集覽

禮一娶九女杜欽傳注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極陽數也天子一娶九女夏殷之制也公羊傳莊十九年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娣姪女弟曰娣凡弟之女曰姪春秋成八年衛人來媵注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晉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之左傳曰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九年晉人來媵左傳曰禮也十年齊人來媵注異姓來媵非禮也公羊傳曰三國來媵非禮也公羊傳莊十九年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注必以姪娣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妬令重繼嗣也疏觧云不相嫉妬共保其子也後徠異態顔師古曰徠古文來字後徠謂後進者態異也支庶有間適之心詩詁正長之子曰適餘衆曰庶支庶謂庶孽之衆如木之有枝也間離間也晉獻納讒申生蒙辜注見高

帝十二年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小卞之作韻會
卞作弁薄干反小弁詩文公傳曰周幽王娶於申生
太子宜臼後得褒姒而惑之生子伯服信其
讒遂黜申后逐宜臼而宜臼作此詩以自怨

書法兩漢之篇書立某氏為皇后者恒辭也此其
書曰立皇后許氏何許氏嘉女嘉廣漢弟子
也倫序亦少乖矣故異其文異其文者異其事也
兩漢立后異其文者五惠后張氏宣后許氏成后
許氏哀后傅氏桓后梁氏
皆有故者也詳惠帝四年

夏大旱○匈奴呼韓邪單于死子復株累若鞮單于立
呼韓邪嬖呼衍王二女長曰顓渠閼氏生二子曰且
莫車曰囊知牙斯少曰大閼氏生四子曰雕陶莫皋
曰且糜胥皆長於且莫車呼韓邪欲立且莫車顓渠
閼氏曰匈奴亂十年今平定未久且莫車年少百姓

未附不如立雕陶莫皐大閼氏曰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單于卒立雕陶莫皐約令傳國與弟集覽且莫車且子余反下且麋胥同

辛卯三年春三月赦天下徒○秋大雨京師民訛言大水至

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相驚言大水至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大將軍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城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恨質實一統志云王商蠡吾人樂昌侯武之子

書法　書訛言何嘉王商也終綱目書訛言三是年哀帝建平四年新莽乙亥年

八月策免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

上欲專委任王鳳故策免嘉

書法　上欲專任王氏也書策免始此策免之辭有三策免某官某者無罪之辭也某官某有罪策免者有罪之辭也某官某策免者薄乎云爾之辭也

冬十二月朔日食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舉直言極諫之士

杜欽谷永上對皆以為女寵太盛嫉妬專上將害繼嗣之咎

質實　一統志云谷永耒陽人

書法食震同日大異也震宫殿中甚大異也終綱目各一而已矣

越巂山崩質實越巂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丞相樂安侯匡衡有罪免為庶人質實樂安縣名注見周赧王三十一年千乘郡

坐多取封邑四百頃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免為庶人所集覽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顔師古曰法有主守盜斷官錢入已也律條贓直十金則至重罪

壬辰四年春正月隕石于亳四于肥纍二集覽肥纍邑名屬真定古肥子國也質實一統志云肥纍漢之縣名屬真定國即纍力追反古之肥子國後廢之故城在真定府藁城縣西南亳未詳沿革或疑即亳縣未知是否姑闕之

書法隕石記異也先是蓋屢書矣未有兩地同月者兩地同月大異也終綱目書隕石十二詳秦始皇三十六年而帝居其四是年陽朔三年鴻嘉二年元延四年又有火生石中之書帝之世何多異哉至其兩地同月而隕終綱目一而已

○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

胡氏曰武帝置中書宦官三世不易恭顯之時權移人主豈易動哉至是一朝廢罷何其用力之省也蓋政歸元舅勢隆外家而廢置不出於人主也事雖盡善而其所以則不徒然矣

書法此望之更生輩所以屢請而獲罪者也於是見之書喜之也亦傷之也其傷之何柄歸元舅而廢置不出於人主矣終綱目書罷宦官二是年靈帝中平六年詔罷諸宦官

以王商為丞相○夏四月雨雪復召直言極諫之士詣白虎殿對策

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馬谷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百官盤互親踈相錯骨肉大臣小心畏忌有申伯之忠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聽晻昧之瞽説歸咎無辜倚異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誠深察愚言抗湛溺之意解偏駁之愛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以慰釋皇太后之憂慍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矣杜欽亦倣此意上皆以其書示後宮以永為光祿大夫

集覽 申伯之忠周宣王之元舅也鄭玄曰申國名以

其忠於王室使為侯伯故稱申伯重合安陽博陸之亂重合侯馬通武帝時謀反者馬何羅之弟也安陽侯上官桀武帝時以捕軌重合侯功封安陽侯從事昭帝謀反族誅博陸侯霍光以捕得馬何羅等功封博陸侯其妻顯弒皇后許氏而光不發覺光卒之後霍氏謀反族誅舍昭昭之白過舍式夜反釋也謂昭然明白有罪過者乃舍之又谷永上言反除白辠多繫無辜聽晻眛之瞽說晻鄔感反譪暗不明也瞽非謂無目者但不察事而言之不中於道如無目之人倚異依物曰倚異謂災異也湛溺之意谷永傳注湛讀曰沈書泰誓沈湎冒色蔡氏傳曰沈湎溺於酒色偏駮之愛謂後宮愛幸不周普也毋避嘗字謂已嘗字孔者不必避忌也谷永傳注如淳曰王鳳上小妻弟以納後宮已曾字孔王章言之坐死今谷永為王鳳洗前過也仲馮曰按王章言事坐誅在陽朔初而永此對在建始四年則非為鳳言也觀永前後之文

實若為鳳但班固於此對後乃云永為上第擢為光祿大夫則固建始四年中事

正誤 倚異政事

今按谷永之意以災異為偏寵無繼嗣之故而帝乃倚以為政事所致也抗湛溺之意今按湛與耽通樂之過也說文作媅字從女谷永正指湛溺女色非謂溺於酒也抗者用力克去之義辭偏駁之愛今按偏者不周普也駁者雜而不純固不可偏而亦不可駁也

質實 一統志云申伯河南人周宣王母舅

封申築城于謝仲山甫嘗作詩送之詳見詩大雅篇白虎殿在西安府城中漢未央宮內

書法 綱目書三月雪四未有書四月雪者四月而雪甚大異也外戚之陰盛而乾陽不能勝矣

白虎之對惜無能指及王鳳者則是名也亦具文而已終綱目書四月雪二皆帝世也是年陽朔四年

秋桃李實

御史中丞薛宣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殆吏多苛政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外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歡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飭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上嘉納之

集覽 部刺史武帝置掌奉詔條察州不循守條職部刺史所察本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也六條注見獻帝建安二十五年譴呵及細微譴誚問也呵與訶同大言而怒也雖細微事亦譴呵之申飭本傳飭作敕注敕約也

質實 一統志云薛宣東海郯人

書法 桃李華嘗三書矣惠帝五年呂氏甲寅年文帝六年未有書秋桃李實者秋華異也秋華而實大異也終綱目書桃李秋實一而已

河決

先是清河都尉馮逡奏言郡承河上流土壤輕脃易傷頃所以濶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九河今既難明屯氏河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分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不豫脩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以為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至是大雨水十餘日河果大決東郡金隄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

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

集覽　頃所以頃歸也曩也九河今既難明禹所道九河今難辨明也書禹貢九河蔡氏傳曰爾雅一徒駭二太史三馬頰四覆鬴五胡蘇六簡潔七鉤盤八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潔為二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甚詳然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為兩說要之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惟程氏以為九河之地已淪於海引碣石為九河之證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境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後為海海水淪沒故其迹不存上文言夾右碣石則九河入海處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九河水道變遷難於推考而平州正南有山名碣石者尚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卓立可見則是古河自今已為海處向北斜行始分為九其河道已淪入於海明矣酈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於海後世儒者知求九河於平地而不知求碣石有無以為之證故前後異說竟無歸

宿於分殺水力為句殺所界反衰小之也言於此處多穿渠則水勢分而力薄金隄括地志云金隄一名十里隄在東郡白馬縣東五里

質實

清河郡名注見帝玄更始二年屯氏河注見元帝永康五年靈鳴犢口注同上年九河已見爾雅今按舊志徒駭河在滄州廢清池縣西北二十里太史河在南皮縣治北馬頰河在東光縣界胡蘇河在慶雲縣西南簡潔河在南皮縣城外十餘步鉤盤河在獻縣東南二百八十里鬲津河在慶雲縣又在樂陵縣西三十里考書傳九河所在與此多不合又先儒程氏以為九河之地已淪於海酈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於海此蓋後世新河而傳以舊名耳今亦湮塞姑存於此已上說見河間府志東郡注見光武建武八年金隄注見文帝十二年

以王尊為京兆尹

南山郡盜數百人為吏民害詔逐捕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選賢京兆尹於是鳳薦尊為京輔都尉行尹事旬日間盜賊清拜京兆尹

質實 一統志云王尊涿郡高陽人南山注見文帝三年

大將軍鳳奏以陳湯為從事中郎

上即位之初丞相匡衡復奏陳湯奉使顓命盜所收康居財物湯坐免後以言事不實下獄當死谷永上疏訟湯曰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故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湯前斬郅支威震百蠻武暢四海今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詔出湯奪爵為士伍會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所圍

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大將軍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屈伸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發城郭燉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讐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為從事中郎莫府事壹決於湯

集覽帷蓋之報記檀弓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士伍注見周赧王五十八年歷時歷經歷也一時三月

質實一統志云段會宗天

水上卸人

書法 拜官不書所自此其書大將軍鳳奏何病漢也湯之功過不相掩明矣石顯惡之則止於賜爵刼之則以之坐免大將軍鳳奏則又以為從事中郎湯之功過不足論而漢廷之予奪一出於權臣為可識矣故特筆書之自是書免為庶人從燉煌則以鳳死而商惡之也書詔還陳湯長安則以王氏決勢而耿育言之也一陳湯也綱目屢書之病漢而已矣

癸巳 河平元年春以王延世為河隄使者塞河決

杜欽薦王延世為河隄使者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隄成賜延世爵關內侯 集覽 竹落落與絡通以竹篾為外蕃而籠絡之

書法塞河不書其人書延世何善其職也故特書嘉之綱目書塞河八書其人者延世而已詳

文帝十二年

夏四月晦日食詔百官陳過失

時許皇后專寵後宮希得進見中外皆憂上無繼嗣故劉向杜欽谷永皆以為言上於是減省椒房掖庭用度皆如竟寧以前故事皇后上疏自陳以為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也今家吏不曉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摇手不得唯陛下察焉上於是采谷永等言報之且曰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皇后其刻心秉德謙約為右垂則列妾使有法焉

集

覽家吏主倉穀飲食壹受詔如此為句壹猶言初言家吏初受詔使如此減省搖手不得言法度易觸犯使我不敢輕動正誤壹受詔如此令按壹與大學壹是同義猶一切也

秋復太上皇寢廟園

給事中平當言太上皇漢之始祖廢其寢廟園非是上亦以無繼嗣遂納當言

減死刑省律令

詔曰令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他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諭衆庶不亦難乎其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時有司不能廣宣上意徒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集覽奇請他比奇居宜反比毗至反例也奇請謂於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

以定罪也他比言引他類以比附之稍增律條也鉤摭鉤致也摭收拾也毛舉數事顏師古曰舉行毫毛之事言其微細之甚也見漢書

甲午 二年春正月匈奴遣使朝獻

匈奴遣右皐林王伊邪莫演奉獻罷歸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谷永杜欽以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稱臣朝賀無有二心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其聘貢之職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使之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境安危之

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懐附親之心便上從之遣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會見漢使 集覽 詐諼諼況遠反亦詐也

沛郡鐵官冶鐵飛 質實 沛郡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

書法 鐵飛何金失性也故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終綱目一書而已

○夏楚國雨雹 質實 楚國注見景帝三年 大如斧

從山陽王康為定陶王 集覽 山陽地理志河內山陽縣又昌邑王被廢國除為山陽郡括地志云山陽在曹州成武縣東北今從山陽王為定陶王蓋定陶亦屬曹州 質實 一統志云山陽

自古外戚之禍莫甚於漢由王氏相繼秉政根深蒂固加以莽賊承襲諸父之勢包藏禍心卒成篡竊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屢書坐此成哀之世昧斯義矣

漢之郡名治東緡縣後改為國曹魏廢之故城在兖州府金鄉縣界內定陶國名注見秦二世二年〇悉

封諸舅為列侯

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質實 平阿縣名未詳沿革成都縣名注見帝玄更始二年紅陽縣名未詳沿革一統志云曲陽秦之縣名屬九江郡漢初仍舊後廢之故城在鳳陽府定遠縣西北九十五里高平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六年平涼府

書法 前序五侯建始元年病漢也此則何以不序貶於其事端則餘者畧之可也書悉封諸舅而封爵之濫甚矣高帝之興也書悉封諸功臣為列侯今也書悉封諸舅為列侯漢之衰可知也已

免京兆尹王尊官復以為徐州刺史

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罪尊坐免官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盡節勞心夙夜思職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今御史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靖言庸違象龔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素與尊有私怨外依公事傅致奏文臣等竊病傷尊脩身潔已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功著職脩威信不廢昨以京師廢亂選用為卿賊亂既除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欺詐之路於是復以尊為徐州刺史

集覽 湖三老公乘興湖縣之三老姓公乘

名興湖注見武帝征和二年三老注見漢王劉邦二年公乘本秦官言其得乘公家之車靖言庸違象龔滔天堯典靖本作靜龔本作恭孔氏傳曰靜謀滔漫也言共工自為謀言起用行事而違背之貌象恭敬而心傲狠若漫天言不可用傳致奏文傅讀曰附謂增益其事而引致於罪狀砥節首公砥礪也首始究反向也御史章御史大夫張忠之奏章觀闕之誅孔子攝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案王有五門中門為雉門設兩觀何休曰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飾文深詆矯飾文法而深刻詆誣

質實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

書法自置刺史至是八十年纔三書黃霸張敞王尊皆以罪復用者也而以京兆尹為之者二張敞王尊終西漢書刺史三

西夷相攻以陳立為牂牁太守討平之考異此用兵戈當書擊不當書討與元鼎六年討西羌同

夜郎王興鉤町王禹漏卧侯俞更舉兵相攻議者以為道遠不可擊乃遣太中大夫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杜欽說大將軍鳳曰蠻夷輕易漢使不憚國威恐議者選耎復守和解則復曠一時使彼得收獵其衆以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遠臧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沒智勇亡所施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敕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以為不毛之地無用之民不以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牙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

害鳳於是薦陳立為牂牁太守立至諭告興興又不從立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至興國召興至立數責因斷頭出曉士衆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

集覽夜郎禹俞震恐入粟牛羊勞吏士西夷遂平

王興興夜郎王名也夜郎注見武帝元光五年鉤町王禹禹鉤町王名也鉤通作句並音劬町音廷顔師古曰鉤町西南夷種後置縣屬牂牁漏卧侯俞俞漏卧侯名也漏卧本西夷國名後置縣屬牂牁選耎前書音義曰選耎柔怯也耎與蠕通律書選蠕觀望索隱曰選蠕動身欲有進取之狀守尉十三州記云大郡曰守小郡曰尉遠臧讀曰藏孫吳將孫武子齊人吳王闔廬以為將吳起衛人先為魯將後去魯歸衛衛文侯以為將賁育士注見武帝建元六年選任職任平聲堪也選太守之堪任此職者不毛之地莊子窮髮之地注地以草木為毛髮北方寒極草木不生故曰窮髮所謂不毛之地也左傳食土之毛注土地所生

之物曰毛數責數上聲計也計其罪而一一責讓之**質實**一統志云孫吳將孫武齊人以兵法見吳王闔廬用為將西破強楚北威齊魯顯名諸侯所著兵書十三篇行於世吳起注見秦昭王五十二年陳立蜀郡臨邛人牂牁郡名注見武帝元光四年

乙未**三年春正月楚王囂來朝**

楚孝王囂宣帝子上叔父也詔以其素行純茂特加顯異封其子勳為廣戚侯**集覽**囂五高反**質實**一統志云廣戚漢之縣名屬沛郡晉宋仍舊元魏省之故城在徐州城西北一百八十里沛縣

二月犍為地震山崩壅江水逆流質實犍為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二年

○秋八月晦日食○求遺書

上以中秘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之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集覽 洪範五行傳論傳株戀反解說洪範正經者

書法 書求遺書何美也終綱目書求遺書四是年齊乙亥年元魏陳癸卯年隋唐開元五年

河復決復命王延世塞之

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作治六月乃成

丙申 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

丞相王商多質有威重容貌絶人單于來朝拜謁商仰視大畏之遷延卻退上聞而嘆曰真漢相矣

集覽 多質言為人少文飾

三月朔日食○夏四月詔收丞相樂昌侯商印綬商以憂卒

考異 提要商上有王字

琅邪太守楊肜與王鳳連昏其郡有災害商按問之鳳以為請商不聽竟奏免肜奏寢不下鳳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人告商淫亂事天子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太中大夫張匡素佞巧復上書極言詆商有司奏請召詣詔獄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詔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謚戾侯子弟親屬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請除國邑詔子安

嗣侯

質實 一統志云樂昌漢之縣名屬東郡後漢省之故城在大名府城東南四十二里南樂縣境內琅邪郡名注見

新莽天鳳四年

書法 凡書收印綬皆無罪者也據董賢竇憲侯覽收印綬不書

發明 凡物無兩大之理權貴無並立之勢當是之時王鳳專權固寵商雖素著忠直然亦外戚疏屬鳳側目已久況又忤其意乎書詔收商印綬商以憂卒則天子不得已之意隱然見於書法之間而商死不以罪曉然可知夫進退大臣人主猶不得自專則成帝王是亦具位焉耳寧不愧哉

以張禹為丞相

上為太子受論語於禹及即位賜爵關內侯拜光祿大夫給事中與王鳳並領尚書禹內不自安數病上書

欲退避鳳上不許撫待愈厚遂以為相

質實　一統志云張禹褒國人

罽賓遣使來獻

初武帝通西域罽賓自以絶遠漢兵不能至獨不服數剽殺漢使遣使來謝孝元以絶域不録絶而不通及帝即位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王鳳曰中國所以為通厚蠻夷愿快其求者為壤比而為寇也今縣度之阸非罽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絶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奏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時為所侵盜又歷大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又有三池磐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

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主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涉危難罷敝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於是鳳白從欽言罽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一至云集覽罽賓西域國治循鮮城罽居例反為壞比為去聲比毗至反為其境壤相連比也縣度之阬縣音玄顏師古曰烏秅國西有縣度國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里縣度者谿谷不通縣繩相引乃可度西陽雜俎曰其土人壘石為室接手而飲互相牽引所謂猿引也崢嶸深峻貌字與岆崿通上七耕反下乎崩反業已受節業事也已然曰業謂既已受節而送使

山陽火生石中隕霣山陽國名注見河平二年

詔改明年元曰陽朔

丁酉陽朔元年春二月晦日食○冬下京兆尹王章獄殺之

時大將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顓左右嘗薦劉向少子歆召見說之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闗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乃止王氏子弟分據埶官滿朝廷杜欽見鳳專政太重戒之曰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間其說鳳不聽時上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不以往事為纖介留之京師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一朝有他且不復相見爾長留侍我矣後疾有

瘳共王因留國邸上甚親重之鳳心不便會日食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定陶王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王辭去上與涕泣而決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召見延問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為符效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異災異災之發為大臣顓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食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商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守正不隨為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

嘗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且天子將以禮義開天下之風化何貪色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他所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薦琅邪太守馮野王忠信質直智謀有餘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方倚欲以代鳳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時鳳從弟子音侍中獨側聽聞章言以語鳳鳳甚憂懼杜欽令鳳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辭旨甚哀太后聞之垂涕不食上少時親倚鳳弗忍廢乃優詔報鳳強起之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貪色近已出女非所宜言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章竟死獄中妻

子從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歸杜陵就醫藥鳳風御史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曰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官時衆庶多寃王章譏朝廷者欲欲救其過復說鳳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鳳行其策

集覽未曉大將軍曉諭也言未曾令王鳳之知由周公之謙懼由行也周公成王之叔父也雖有信讒之聽然管叔蔡叔流言而周公自知謙退恐懼損穰侯之威損減也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弟魏冉封穰

侯昭王以穰侯專權乃令出關就封邑放武安之欲放棄也孝景帝王皇后母弟田蚡武帝封為武安侯權移人主多受賂遺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稍謙退定陶共王元帝子名康定陶其封邑也謚曰共共音恭纖介纖細介間也謂不以細事間介于懷一朝有他猶言恐一旦崩亡建遺建白於上而遣之推遠推通回反排斥之也遠去聲疏遠之也盪腸盪猶言洗滌腸告注見武帝建元六年亡著令亡讀曰無著陟慮反書之也明書在條令也亡著令謂舊無此條慎刑闕難知有罪可疑而難知者闕而從輕

正誤

未曉大將軍令按之知當作知之言未曾曉諭王鳳知之

質實

一統志云王章泰山鉅平人馮野王杜陵人奉世之子合浦縣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

以薛宣為左馮翊

宣為郡所至有聲迹宣子惠為彭城令宣嘗過其縣心知惠不能不問以吏事或問宣何不教戒惠以吏職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宣為馮翊屬令有楊湛謝游皆貪猾不遜宣察湛有改過之效乃密書曉之游自以大儒輕宣乃獨移書顯責之二人得檄皆觧印綬去又頻陽多盜令薛恭本孝者職不辦栗邑僻小易治令尹賞久用事吏宣即奏二人換縣數月兩縣皆治宣得吏民罪名即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曰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宣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性密靜有思下至財用筆研皆為設方畧利用而省費

集覽屬令馮翊郡屬縣之令謂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頻陽注見秦王政二十一年令薛恭本孝者薛恭頻陽縣令也扶陽郡平陵縣人本縣孝者栗邑僻小邑名曰栗僻在山中而小令尹賞尹賞栗邑之令也換縣條有材不稱職得

改之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户以上為令減萬户為長有思思先寺反道德純備謂之思筆研研與硯同筆研謂磚書之事**質實**一統志云薛宣東海郯人彭城縣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栗邑古地名春秋時名彭衙秦置白水縣以南臨白水故名漢為粟邑縣屬左馮翊後又為衙縣地晉省衙縣後魏廢粟邑縣尋析置白水縣及白水郡隋初罷郡以縣屬同州唐省入奉先縣宋復置屬同州金元俱仍舊國朝因之屬西安府

戊戌**二年夏四月以王音為御史大夫**

考異按封拜例曰凡以親戚貴重者書其屬據永始元年書封太后弟子莽為新都侯此當書以太后從弟音為御史大夫蓋誤漏也

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五侯羣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皆通敏人事好士養

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賓客競為之聲譽劉向謂陳
湯曰今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
得以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
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
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
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
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今王氏一姓乘朱
輪華轂者二十二人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
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
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
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
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
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不令得給事朝
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
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
重宗族磐互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

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樹生枝葉扶疎上出屋根垂地中事埶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皁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宜發明詔援近宗室黜遠外戚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唯陛下深留聖思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

集覽

五侯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皆成帝諸舅也擊斷自恣史記涇陽擊斷無諱裴駰曰謂攻擊決斷不諱避也國策鮑彪注擊斷謂刑人也依東宮依上聲恃也筦執樞機筦讀與管同專之也顏師古曰樞機近要之官也正義曰機密之司也韋彪傳

曰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又郎顗傳曰尚書職在機衡燕王蓋主昭帝元鳳元年燕王與蓋主謀反呂霍惠帝高后時呂台呂產呂祿之華昭宣時霍光霍山霍禹之屬皆女后之戚專擅朝政管蔡注見三國漢後主建興九年據重據專也重謂威重先見為其人微象見形甸反為去聲言先前災異之見蓋為其人而微示其象象根西西則治反剌入也援近援音袁援引之使得親近也田氏注見秦始皇三十四年田常六卿注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今同上**正誤**按先見屬上文為句為如字言凡物之盛必有非常之變預先著見以為其人之微象也

秋闕東大水○定陶王康卒

諡曰

恭

從信都王興為中山王質實信都國名注見秦二世二年中山國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己亥三年春三月隕石東郡八〇夏六月潁川鐵官徒作亂討平之質實潁川郡名注見靈帝中平元年潁川鐵官徒申屠聖等百八十人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九郡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逐捕以軍興從事皆伏辜

秋八月大司馬大將軍鳳卒九月以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詔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

鳳病疾上臨問之執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至親行皆奢僭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臣敢以死保之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鳳薨上以音代鳳而詔譚領城門兵由是譚音相與不平集覽謹敕句絶謹潔也敕通作飭脩飭也

書法自武帝增重加官綱目卒大司馬未有不書姓者鳳於是具官矣不書姓何黜之也王氏日盛劉氏將移君子所不忍書也自是卒音商根皆不書姓必若譚之無權而後可以書矣

庚子四年夏四月雨雪

書法四月雪帝世嘗一書矣建始四年於是再書大異也其為異柰何鳳死音繼外戚之陰盛也終綱目書

四月雪二

○以王駿為京兆尹

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質實一統志云王駿琅琊皋虞人吉之子

謹案第一頁後七行故虎嘯而風烈按漢書文選烈俱作冽

第七頁前二行吾謂耿中丞糴三百萬斛穀按趙充國傳三作二

第二十一頁前四行雜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按漢書循吏傳史作吏下並同

第三十一頁後八行皇太子所幸司馬良娣刊本娣訛姊據元后傳改

第四十三頁前二行又怨漢擁護呼韓邪刊本怨訛恐據漢匈奴傳改

第四十三頁後四行後晉國樂師師涓過焉按水經注作衛靈公聞新聲召師涓受之與此異

第五十四頁後五行源發登州府棲霞縣治南按分注與大河等語出溝洫志所謂大河即導河積石之河也此誤

第五十四頁後八行漢武帝時河決靈鳴犢口按

漢武帝時無河決靈鳴犢口事此誤

第五十九頁後一行郁郅人刊本郅訛郡據甘延

壽傳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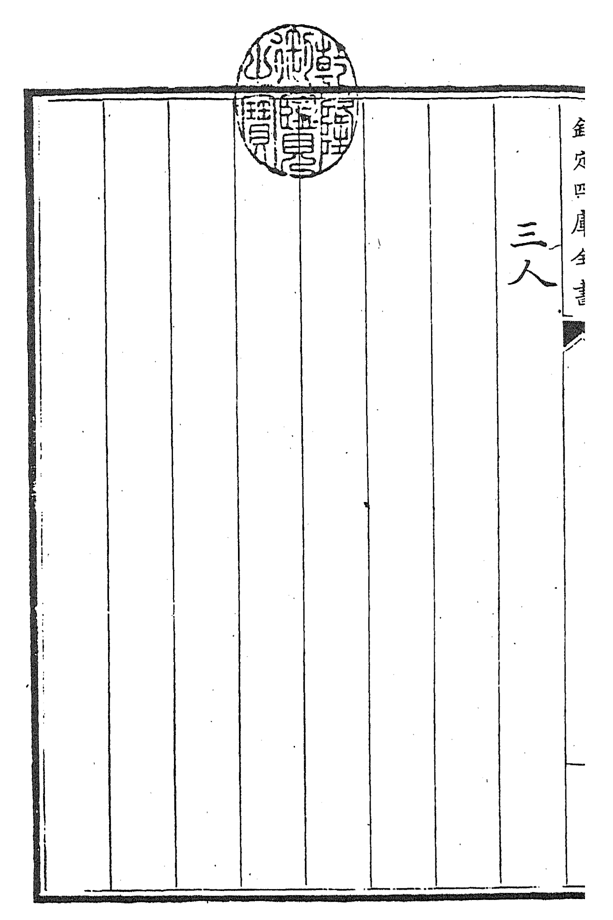
第六十四頁後二行周文王子按史記燕召公奭

與周同姓譙周曰周之支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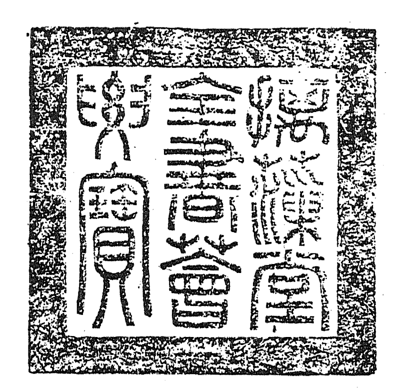
第九十一頁前七行扶陽郡平陵縣人按漢無扶

陽郡地理志平陵屬右扶風此誤

第九十二頁前四行二十二人按劉向傳作二十



三人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貢生臣李敬敏